少年中國

"THE YOUNG CHINA"

第四卷 第九期　民國十三年一月　每期一角五分 全年一元五角

——要目——

少年中國學會出版
上海中華書局有限公司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分售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中等學生
小學教員
必備

中華中字典

中華書局出版

改用中裝分訂四厚冊加用布套

預約

有光紙

連史紙



截止期……癸亥年十二月底

出版期……甲子年三月底

郵費每部一角

本書編輯人

范源廉　歐陽溥存　徐元誥　陸費逵　戴克敦　汪長祿　楊譽龍　劉法曾　等二十餘人

本書特色

㈠本書所收之字計一萬餘除僻字外凡經史子集佛經及新書習見之字無不搜羅加入

㈡各字音義以備讀書檢查爲標準應有盡有

㈢所引書籍均注篇名以備覆檢原書

㈣新字新詞注意收入

㈤矯正康熙字典及他種字書之訛誤者甚多

㈥卷首冠以檢字依筆畫爲次極便檢查

現因各地中等學校迭函要求改用中裝減低定價以備中等學生購買特印有光連史兩種有光紙定價一元四角預約七角連史紙定價二元八角預約一元四角陰曆癸亥年底截止甲子年三月出書樣本函索即寄

書大(56)

少・年・中・國・學・會・月・刊

第四卷　民國十三年一月　第九期

新國家主義與中國前途

(原名何謂新國家主義?)

陳啟天

自歐戰結局以來文人談士莫不痛詆國家主義的流毒可以擾亂世界的和平,可以摧毀人類的文化,可以殺傷好生的人類,可以消耗無數的金錢,可以淆亂宇宙的眞理,可以惡化國民的心理,幾若國家主義爲萬惡之所歸無復存在之餘地者,是未免反動過激耳。 在歐美國民苦於戰事者數年,一旦歐戰告終自必謳歌和平,而向慕世界大同之呼聲大噪一時此自然之趨勢也。 我國素以和平著稱,益以歐美之和平聲浪乃乘機大放厥詞鼓動全國,一若世界大同之局卽在眼前,而我數千年之中華民族所託生之中國可以自行毀棄無復顧惜之價値者,是又未免理想過遠耳。

我人若就國家主義爲公正之討論,則其罪惡固有不可掩者在,而其功勞亦未可純以過激之反動與過遠之理想而一筆抹煞之也。若更就中國目前之現狀與其在世界之地位,中華民族之將來各方面從長計議則酌量採行國家主義實爲目前之急務未可以時代錯誤目之也。 不過吾人所謂國家主義與德國及日本所採用之國家主義大異其旨,爲免除與習見習聞之國家主義相淆混而發生誤解計可不名爲國家主義 Nationalism 而以新字冠之,標爲新國家主義 New Nationatism 焉。

何謂新國家主義非數言所能盡也;請分爲三方面分疏之:

1、新國家主義之消極的意義

從消極方面疏解,則所謂新國家主義者與帝國主義 Imperialism; 武力主義 Militarism; 誇大 Chauvinism, 狂溺 Fanaticism, 仇恨 Antagonism

等主義;宗敎主義 Clericalism, 無抵抗主義 The doctrine of Non-renstance 與頑固主義 Conservatism 相反者也。

1、曷言乎新國家主義與帝國主義相反也? 所謂帝國主義以侵略爲職志者也。 攫人財權,掠人土地,侮人種族,毀人國性, 而日事擴張本國之勢力惟恐或後。 此非洲南洋羣島之所以瓜分,印度,朝鮮,波蘭,安南,緬甸,之所以相繼亡國也。 而擁有四千三百萬方里之中國亦迭受帝國主義之荼毒而先後失去澳門,琉球,臺灣,朝鮮,香港, 旅順大連等地而不復成爲無缺之金甌矣。 昔日列國在中國之勢力範圍固帝國主義之產物,而尊重主權保全領土,開放門戶機會均等之倡言亦國際帝國主義之出品,均與新國家主義絕相反者也。 新國家主義的精神不在侵略而在反對侵略。凡屬國家皆有其存在之價值應當互相尊重。 所謂門羅主義者似乎近之而猶嫌其過也。"某國者某國人之某國也,他國人不得干涉之;"此標語也可以適用於任何國家而無從前國家主義之流弊, 爲新國家主義不可少之一義。 如此,則帝國主義不得假新國家主義之名以實行侵略政策之實乃吾人所首當辨明者也。

2、曷言乎新國家主義與武力主義相反也? 武力主義爲侵略主義與帝國主義之產兒狼狽爲奸而不可或離者也。 貫澈帝國主義之侵略政策則不得不以武力主義爲前驅與後盾而消耗國帑之大部分以供養過度之海陸軍人。如此不但平時國民不勝其負擔,而國際戰爭亦易勃發,國民尤不堪其痛苦矣。 此歐戰時人民之所親受而爲醉心大同者之所痛心疾首也。武力主義之不能存在於國際已經歐戰之試驗而顯明,莫敢倡言。 獨惜中國國內之武力主義猶爲少數軍閥所迷夢致使國亂不知伊於胡底。吾人爲擁護國家之統一與奠定國家之基礎計, 不可不急起反對而謀切實剷除軍閥之法也。 若專令少數軍閥迷信武力蹂躪全國則國家永無統一之日人

民只知有國之苦而不知有國之樂矣。 此非有國之過也，武力橫行，軍閥當道國以不國耳。 故吾人所標舉之新國家主義不但反對國際之武力主義以減少國際戰爭，尤當反對國內之武力主義以消弭國內戰爭。

3、曷言乎新國家主義與誇大，狂濁，仇恨等主義相反也？ 舊國家主義之所以爲害者又以國家獎勵國民之誇大，狂濁而仇恨他國不顧公理也。西諺曰，是乎非乎，吾國是矣，此用國家主義過當者，而新國家主義不取焉。凡舊日任何大主義 Pan-ism 如大日耳曼主義，大斯拉夫主義大日本主義者只知己國之大而不知他國之大，勢必至於兩大不能相容之局與新國家主義之精神相反。 新國家主義只認各國皆有其固有之特性可以發揮光大而無害於他國國性之發揮光大。 任何國家皆無超越一切國家之特性而可以凌駕之，征服之，奴使之，敵視之，而成自大之夜郎與黷武之威廉第二也。 新國家主義固主張尊重本國之國性，同時亦尊重他國之國性。損己以利人固所不願也；毀人以利己亦所不取焉。 媚外固所不願也，敵外亦所不取焉。不自暴自棄以媚外，不凌人辱人以自私，此新國家主義之眞精神爲吾國民所當具備者也。

4、曷言乎新國家主義與宗教主義相反也？ 宗教在以一種神的信仰拘束人的思想是吾人所當反對者也，而宗教利用政治之勢力以圖擴張尤爲吾人所當反對者也。歐洲自教會在政治上之勢力墜落而後國家乃得發揚光大以增進國家之地位與貢獻，歷史垂示，昭昭在人耳目。國人早知政教混合之弊與宗教壟斷國民思想之害，不惜激烈攻擊與中國文化最有關係之孔教矣。 不圖孔教之勢力甫衰而耶教之勢力轉大。 在昔日以吃教誘致流氓而貽禍鄉曲者今日以學校誘致青年而摧殘國性矣。在昔西洋之教士鼓肆簧舌於教堂者，今以中國之宗教職業家奔走於青年會矣。 昔爲個人之宣傳者今爲團體之運動矣。 昔日在社會傳教者，今漸入於干涉政治

之淪矣。惟其極也，至有所謂"中華歸主運動" The movement of China for Christ 將使國性喪失殆盡舉國而成外國之順民而猶美其名曰"宗教救國""人格救國"，吾實不知其居心若何也？近二十年來我國先知先覺用九牛二虎之力先後闡發孔教壟斷國民思想之害，而今之耶穌教徒復假外人之勢力以摧殘國性使全國國民盡奉耶穌為聖人，信約書為金科玉律又何異孔教徒奉孔丘為聖人信經書為金科玉律哉？於孔教則詆責無所不至而於耶教則容忍無所不至，何國民思想矛盾之甚一至於此！且以嚴格之宗教意義言之，則中國為無宗教之國，應永遠保持此特性。而欲實現國家主義之思想尤不可不極端反對任何宗教之宣傳並剷除其勢力。法國之前例具在，吾人可急仿而行之。

5、曷言乎新國家主義與無抵抗主義相反也？　新國家主義固當反對國際與國內的侵略——如當今軍閥的侵略不惜糜爛全國以遂其私欲——尤當反對對於國際與國內之強權全無抵抗之態度與預備。日事侵略者之害在只知有己不知有人，而純持無抵抗主義者之害在只知有人不知有己。換言之前者之害在以他國或他人無存在之價值，而後者之害則在以本國或本人無存在之價值，均無當於新國家主義之新精神也。愈無抵抗愈無存在之價值，個人然，國家尤然。應抵抗而不抵抗在個人失其人格，在國家失其國體，尚有何面目高談無抵抗主義哉。自中國近三十年來外交失敗數次，而全國心理遂漸由自大排外而變為自卑媚外。自大排外固不可也，自卑媚外尤不可也。苟中國全國國民不急起振作精神，改正自卑媚外之惡習，剷除無抵抗主義之謬言，則中國永無建國之可能，而與印度朝鮮同作可憐之亡國國民而已。高談主義，乞憐於人，又何益哉。

6、曷言乎新國家主義與頑固主義相反也？新國家主義在認一國家之歷史與文化有其優點亦有其弱點。優點則滋養之，弱點則改正之。改正

與發揚之所資不妨酌採外國之文化益求發皇精進。 故新國家主義者非守舊黨，非頑固派，非國粹家只知有古代之文化而不知有現代之文化；只知有本國之文化而不知有世界之文化者。 新國家主義在與全國國民再造中國文明之目標，是吾人之責任不重在過去之保存而重在將來之創造也。 吾人固不可廢棄中國之文化，亦不可抱殘守缺硜硜然以古人之糟粕奉爲稀自封焉。

II、新國家主義之積極的意義

再從積極方面解釋，則新國家主義爲世界主義 Cosmopolitanism，和平主義 Pacifism，人道主義 Humanitarianism，國際主義 Internationalism，社會主義 Socialism，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 平民主義 Democracy 之基礎或與之相輔也。

1、曷言乎新國家主義爲世界主義與人道主義之基礎也？吾人之痛惡國家主義者以其爲世界主義與人道主義之蟊賊也。而新國家主義則反是而爲其友或基礎。 何者？當今世界組織之單位爲國家，由國家分立而進於世界大同非旦夕之間所可幾及。 苟全舍國家而言世界，視爲理想則可談，講實際則有不可能者在；期之他日則可，求之目前絕不可能也。吾人多鶩於將來之理想，而不顧及目前之實際此世界主義之所以成爲空談而無益於危亡之中國也。 況世界以國家爲單位者也，國家不存何有厚顏高談世界主義，更何有厚顏建築於國家基礎之上之人道主義？世界主義與人道主義我非不欲其實現也，其如不由國家主義則無進於世界主義與人道主義之資格何？ 以不能自振之國與亡國之民而高談世界主義與人道主義寧不以乞憐爲恥，獨不聞他人之冷嘲熱罵而不以人道相待同處於一世界乎？ 歐美人對於中國人之通稱爲 Chinaman, Chinaman 者其意無異"支那蠻"也。 以歐美人心目中之支那蠻高談世界的人道主義無怪乎目笑存

之漸不以爲意焉。　故中國今日之急務不在大吹大擂所謂世界主義與人道主義而在使中國如何成爲世界上之一國，可與列强同等，然後有進於世界主義之可能；又如何使中國人成爲世界之人可與西人同等然後有進於人道主義之可能。　不然，則鐵路共管與長江聯合艦隊之說將日益加多，誰謂世界主義與人道主義可以拒絕之乎？而美洲虐待華人與日本殘殺華人之事亦將日益加多，誰謂世界主義與人道主義即可救濟之乎？世界主義與人道主義非不美也，而無高談世界主義與人道主義之資格斯其所謂世界主義與人道主義永無實現之日矣。　是以吾人不但爲增進中國在世界之地位在今日須極力提倡新國家主義而爲求實現世界主義與人道主義之理想亦非實行新國家主義莫由達也。

2、曷言乎新國家主義爲國際主義與和平主義之基礎也？自歐戰結局以來國際主義與和平主義之聲浪已高唱入雲可謂極一時之盛。然國際主義與和平主義須有相當之基礎而後可以推行。　日本何以不與朝鮮講國際主義？美國何以不與菲律濱講國際主義？英國何以不與印度講國際主義？法國何以不與安南講國際主義？一言以蔽之曰以其無國家之資格耳。中國之與列强在名義上固爲國際也，而實際則爽爲附屬併無完全平等之國際關係也。不觀海關乎？關稅立法權固操之列强而不能自由增減稅率，即關稅行政權亦全操於外人之手而不能自由處置。以如此之地位而侈談國際主義未免令人齒冷耳。　我非反對國際主義，乃反對不注意國家之獨立與統一而空吹國際主義斯無由實現耳。

至平和主義爲中國人之祖傳，固一良善之國民性也。　毋如濫用平和主義只有消極的平和態度而無積極的平和方法以故雖可偷安於疲於歐戰之國際而無術保持國內之和平。　夫和平誰不欲之，而達到和平須有相當之代價，豈有大呼和平而即至者乎？故欲實現國際之和平主義須先使中國

成爲獨立國而不爲列强破壞和平之導火線，欲實現國內之平和主義須先使中國成爲統一國而非軍閥破壞和平之修羅場。 質言之和平主義不能卽以和平主義實現之，非有待於新國家主義不可。 凡擾害我國家之和平者無論爲國際之列强與國內之軍閥應以不和平之方法應付之，然後無人敢藉和平之名以行擾亂之實。近三十年來中國在國際上之恥辱與國內之混亂皆由多數國民太好和平而無保障和平之方法所致，雖切望和平不可得矣。 爲今之計，我國民莫若一心一德以新國家主義爲實現和平主義之前提而共以實力赴之也。 空談和平統一與和平會議不獨無益於國，而且益增軍閥之專橫而無所忌憚，豈有責之國民所宜出此言哉？

3、曷言乎新國家主義爲社會主義之基礎也？社會主義之最大理想在重新改造社會經濟組織使個人均在經濟上有較爲平等之機會與待遇。是義也，自工業革新以來因資本家與勞動者階級之懸殊大爲昌明；自勞農俄國成立與歐戰停止更爲流行。中國則宿好理想之文人亦先後大唱社會主義以爲救國之不二法門，此無論何人不能預斷其不能實現於將來之中國也。 然若謂其卽可完全實現於今日之中國，則雖熱誠之社會主義者亦將斷定其迷於理想忽於事實而不可能也。故中國目前之緊急問題不在“可”否實行社會主義之理想而在能否實現社會主義之理想；不在如何實現社會主義於“今日”之中國，而在如何使今日之中國可於將來有實現社會主義之“資格”，此吾人不可不明者也。 然則如何可使今日之中國於其將來有實現社會主義之資格乎？吾應之曰，舍新國家主義莫由焉。我國舊實業窳敝不堪與列强比武，而新實業又未振興，以故全國國民生計之大權均落於國際資本家之手。 鐵路也，郵政也，航政也，消耗品也，日用品也，幾無不仰資於外人。 民生如此，安得而不窮哉？雖有衆民博物只足供人驅遣使用而已．何從實行理想之社會主義，故爲今之計應假借國家之力開發全

國實業,不但爲世界之消費者,而同時猶爲生產者則外資壓迫之禍可以稍減經濟操縱之權可以收回矣。夫如是然後可以自由商量實行如何之社會主義而無阻,此新國家主義爲社會主義之基礎之理由一也。

抑社會主義者之所痛心疾首者爲大產業之權操於少數資本家之手而剝削勞動家之脂膏也。今吾國國內之大產業尚未發達,欲與列强比武,自不得出於振興之一途。而欲開發大產業不爲少數資本家所操縱則不得不藉國家之力以實行大產業國營制度調節資本與勞動之關係是又非有賴於新國家主義不可也。苟依新國家主義之理想切實施行大產業國營制度,則以國家爲一國惟一之大資本家故,可減少資本與勞動階級之懸殊,所謂社會主義之理想然後易於推行不致顚蹶矣。此新國家主義爲社會主義之基礎之理由二也。

尤有進者,社會主義之理想不僅在經濟分配之平均,而尤在人生相處之安適。夫如是則以目前中國之國民非有數十年之教導訓練又安足以語高遠乎,與其空談高遠之理想無濟於目前之危亂,不若暫時集中全國之聰明才智於國家思想之養成而後易於趨赴社會思想。故在社會思想未成熟之際不能,亦不可不借助新國家主義以訓練國民之國家思想爲未雨綢繆之計,此新國家主義爲社會主義之基礎之理由三也。

由以上三種理由觀之,則社會主義不能實行於今日之中國,當爲聰明之社會主義者所熟知,而不得不暫時改轍易途而趨重新國家主義焉!

4、曷言乎新國家主義與個人主義相輔也?我國自五四運動以來之最大特徵爲個人主義之昌行。反對宗教也,批評舊學術也,此個人主義之見於文化者。打破家庭也,自由戀愛也,此個人主義之見於婚姻者。白話詩歌也,自由創作也,此個人主義之見於文藝者。經濟獨立也,口頭禪的共產主義也,此個人主義之見於經濟者。虛無主義也,無政府主義

也，此個人主義之見於思想者。 選科制也，道爾頓制也，此個人主義之見於教育者。 買賣總統也，擁兵自衛也，此個人主義之見於政治者。 劫車奪印也，綁票勒錢也，此個人主義之見於兵匪者。 若是者，吾人可累數至數十而不能盡；個人主義實當今時代之驕子乎？然個人主義善用之則為國家生機之所萌；不善用之則為國家禍源之所伏，吾人不可不明辨之而加以修正也。修正之道在以新國家主義防止極端之個人主義流為單純個人之享樂而不顧國家與社會之安。事與其為戀愛屈膝，不如為國家獻身；與其為物欲折腰，不如為正義犧牲；與其為衣冠粉飾，不如為學業努力；與其炫耀個人之虛名，不如促進社會之事業。 果我青年輩有此氣概則個人主義無害於新國家主義之推行，而新國家主義亦所以實現個人主義而矯正之者也。若夫無國家與無社會之個人主義，已釀成中國之危亂，無論其為積極者或消極者，吾人當一律加以嚴格之排斥也。

5、曷言乎新國家主與平民主義相輔也？ 吾人言及國家主義即覺與平民主義相反，此蓋以帝政下所實行之國家主義而推概一切也。 法國非實行國家主義之國乎？然其民治不以行國家主義之故而有所動搖。 反以行國家主義之故而得保持法國人自由平等博愛不見敗於德意志帝國。 美國非平民主義盛行之國乎？然所謂門羅主義者國家主義之雅號也。 所謂美國化(Americalization)者國家主義之別名也。 美國一面實行平民主義而一面仍行門羅主義與美國化可見其絕不相抵觸也。 不獨此也，平民主義建築於國家基礎之上；舍國家則無所謂平民主義。 而平民主義之推行在今日尤必賴國家之力乃克迅速普遍。 故新國家主義可謂平民的國家主義也。 德意志帝國非厲行窟國家主義之國乎？菲斯的 Fichte 非首先提倡國家主義於德志意帝國者乎？ 彼於告德意志國民之演說中不但闡發國家主義之必要，而且闡明國家主義與平民主義之關係，主張國家以教育

訓練普通國民爲國家服務之能力。惜後人只注意其國家主義之說而忘其平民主義之說，此舊國家主義之所以爲人掘病也歟？

III、新國家主義之主要目標

吾人由以上之討論可知所謂新國家主義者與向之國家主義迥異，在消極方面與帝國主義，武力主義，誇大，狂溺，仇恨主義，宗教主義，無抵抗主義，頑固主義相反，而在積極方面又與世界主義，人道主義，和平主義，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個人主義，平民主義相輔而爲其基礎也。然則吾人欲於今日之中國對於武力主義，帝國主義，誇大狂溺仇恨主義，宗教主義，無抵抗主義與頑固主義爲有力之反抗與剷去不得不實行新國家主義，而欲於將來之中國有實現世界主義，人道主義，和平主義，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平民主義與社會的個人主義之可能亦不可不實行新國家主義矣。

關於中國實行新國家主義的必要與方法，吾他日當爲文詳論之。今於未結束本篇之先不可不揭示明瞭者，卽吾人所謂新國家主義之主要目標是也。新國家主義之主要目標爲何？曰有三：

一曰國家的自覺 National awaking and consciousness. 國民對於國家應有相當之自覺然後國家有維繫國民之道而不致散無友紀無以立國。我國國民果無國家之自覺心乎？然而數十年來志士仁人之奔走呼號迄今未斷，雖德意志，奧大利，義大利，美利堅諸國建國運動中之豪傑亦不是過也。獨惜少數仁人志士漸次云亡而多數之國民震於歐美物質文明遂自暴自棄以爲中國不足有爲是何喪心病狂而自居於亡國之地乎？以國民之如是自暴自棄，縱列强容我苟存喘息於天地間，倘有何面目以偸生乎？況自暴自棄之國民絕無倖理可以立國者哉？吾國民苟不欲保持中國於不墜則已；如欲之，則不可不急喚起國民之自覺而完全剷除自暴自棄之心理然後可以有望。今日之中國固有令人不滿意者在，吾人之責任在去其不滿

意者而造其滿意者；萬萬不可以其不滿意遂棄之不顧，甚至毀之亦不惜也。德意志帝國未成立以前非受拿破崙之蹂躪乎，然卒能與法國抗衡者以其國民具有國家之自覺心也。意大利未獨立以前非受法奧軍隊之蹂躪乎?然卒能成獨立國者以其國民具有國家之自覺心也。日本未維新以前在世界之地位較愈於今日之中國者幾何?然不數十年以蕞爾之島國而儕於世界列強之林者以其國民具有國民之自覺心也。美國南北戰爭時之狀況較愈於今日之中國者又幾何?然卒能成世界之大國執列強之牛耳者以其國民具有國家之自覺心也。由是推之，中國目前之大患不在列強之壓迫軍閥之專橫，議員之無恥，而在多數國民無國家之自覺心，而自號才智之士又從而摧毀之，此國家之所以解體而軍閥議員遂得乘機猖狽爲奸也歟！果我國民均覺我祖先遺我之民族歷史甚長，自然產物甚多而又肯羣策羣力加以二三十年之創造，未有不能與歐美列強比武者也。嗚乎，我國民乎！中國前途之命運，完全存於我國民對於國家之自覺心如何而定，吾人果何樂爲亡國之民，亂國之民而不振起精神以再造中國乎?嗚乎，我國民乎！惟有我中華民族之國民有光大中華民族之責任，亦惟有中國之國民有再造中國之可能，又何爲長嘘短嘆，束手乞憐於人哉?國民，國民，魂兮歸來！中國前途之命運，即在吾人之手中！國民，國民，魂兮歸來！中國前途之命運，即在吾人之手中！

二曰國家的正義 National Justice 國家雖非社會組織最終之理想，然爲今日社會最強之組織，必有道焉以爲全國國民之準繩而後內可以保持統一，外可以保持獨立，是曰國家的正義。中國今日之亂象即在國家的正義爲國際的壓迫，與軍閥的專橫，與教會的教育所摧殘殆盡而幾無完膚。今後國民之急務即在認明國家正義之所在，而以全力主張之，擁護之，保衛之，雖出於個人之激烈手段亦所不辭。果國民有此擁護正義之決心與氣節誰

敢長此侵犯我國家之獨立而破壞我國家之統一哉？吾人莫不知今日之國家正義已掃地殆盡而以口舌筆墨電報爭之也，然而大盜視若罔聞者，則以正義之不能徒以口舌筆墨電報爭，必更有進乎此之實際動作，然後大盜乃知正義之不可侮，無人敢再蔑視之矣。 嗚乎，我國民乎！擁護國家之正義非我國民之責任乎？今正義久不存矣，我國民將何以擁護之，我國民將何以擁護之！吾人讀史知馬志泥之於意大利獨立，葛蘇士之奧大利獨立所遺之功烈不少，而我中華民族之擁護正義若徐錫麟，秋瑾，唐才常，譚嗣同，蔡鍔諸先烈者，亦史不絕書，獨今無繼之者乎？先哲曰"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嚮往正義之健兒，舍我國民其誰屬？嚮往正義之健兒，舍我國民其誰屬！

三曰國家的服務，National service 我人既棲息於國家之下則對於國家而欲維持其治安增進其文化，則不得不從事於國家之服務。 數年來社會服務之說尚矣，然成效罕見者則以社會之名詞過於空洞易爲人所假借。不若國家之爲物較爲具體，易於體認苟非以國家爲目的之服務則不得亂廁於其間矣。我人今後不必空談社會服務，而認定國家之目的，喚起並培養全國國民爲國家服務之精神。 果如是也，而謂十年二十年後之中國而猶混亂不能與歐美列強相比者吾不信也。 我國民乎！國家是吾人目前之目的，服務是吾人目前之責任，苟吾人忽視此目前之目的與責任而空談任何高尚之理想或沉溺於任何甜蜜之個人享樂均無濟於國家之危亡也。吾人今後之言行，可不知所擇哉？吾人今後之言行，可不知所擇哉？

附註：此文乃予受南京總會同人之囑而作，所以使新國家主義之函義較爲條理明晰而非一空洞之新名詞也。 既成，又於南京總會十二月二日之常會宣讀，眾以爲大體無異議，故此文雖爲予一人所草成而其意則略可代表南京會友心目中之新國家主義也。又此文搜集材料，曾得吳君俊升之助，附此誌謝！

附本文主要參考書

1. Scotts Patrionts in The Making

2. Reisner's Nationalism & Education Since 1789

3. Perry's The Present Conflict of Ideals

4. Monrve's Democracy & Nationalism in Education

5. 余家菊李璜國家主義的教育

十二年十二月南京。

讀「國家主義的敎育」

惲代英

景陶幼椿兩兄：

久不通音信，此次得讀兩兄所著「國家主義的敎育」一書，頗痛快無殊我所欲言，故極爲快慰。國內同人論調，年來亦漸側重對外。上月蘇州會議，居然以列席者不約而同之心理，規定「求中華民族獨立，到青年中間去」之標語，爲學會活動之準則。我私衷竊喜，以爲如此方是學會認定了祂對於中國所負的使命。而兩兄此書適於此時出版，更可見本會同人海內外意見如合符節，此尤令我私衷慶幸。

我於兩兄此書，曾經細讀，我於極表贊同之諸點以外，有尙願質證於兩兄者。我輩旣同認此等意義之提倡爲中國所亟需，則於如何提倡方能切實有益國家之討論，自必爲兩兄所願聞。我今所言，卽本此旨，或亦可以補兩兄思慮之所不及麼？若不然，則必我所見有紕謬之處，亦樂得兩兄進而敎之。

我於此書願質證之數點，可約舉如下，再分論之。

(一)國家主義的敎育，不應當從中國民族特性，或東方文化上立說。

(二)敎育方針，宜明定在用以救國，不應仍游移於和諧的或專門化的敎育。

(三)但只同情或自受的敎育，不足以救國。

先討論第一點。

景陶兄所言民族主義的敎育，我大體均贊成。惟於全篇雖屢言應提倡民族性的敎育，究對於甚麼是中國的民族性，却提得很少。又雖屢言中國的民族性不一定全壞，然而究竟好的在甚麼地方，亦很少說到。卽如

說「說吾國民族性有許多弱點，可以相信；說吾國民族性皆是弱點，則未免武斷。何以故？因我不信言之者果真已將國民底性質施行過細密的解剖，而確見其無一好處，然後才發此言。」又如說，「使國人最少也……知道本國民族與本國文化，最少亦不是全惡的，有一部分還不錯。」此等語本爲針對國人妄自菲薄之病根而言，立意自是好的。不過景陶兄究未說出所謂「好處」，所謂「不錯」，是甚麼，卽我讀此文巳覺近於虛僑牽强。如此的說法理論上終不圓滿。

卽如景陶兄亦曾說「中國人之大道，本是一張一弛的；」又指出中國人的「無入而不自得」，「知其不可而爲之」的內心生活。但這似乎只是少數賢哲所做的事，與全中國的民族性不一定有關。年來談東方文化的，最著名如梁漱溟。然梁氏所說東方文化實不如索性說是孔家文化，佛家文化。中國人不一定有孔家文化的精神。孔家文化的精神，亦不一定中國人有。若認此爲中國民族性，於理似不妥洽。

且卽如梁氏言，中國今日亦應將所謂中國化，暫爲擱下，而採用西方化向前要求的人生態度。卽如景陶兄在「國慶日之教育」篇論卿雲歌時，說「中國此時正在國運阽危民不聊生的時代，國歌爲立國精神所繫，不可不有發揚蹈厲奮發有爲的氣概。與其失之於嘽緩，毋寧失之於燥急。所以在這一點上，卿雲歌完全不合時宜。」我以爲由此數語，可知景陶兄與梁氏正有相同之意見，決不望此時以無入而不自得的東方文化，陶冶國民。然則民族性的教育，應根據中國的民族性那一點，而施以陶冶，不很成問題了嗎？

我以爲所謂民族性，實則係由各民族經濟狀況所反射而型成的。除氣候，山脈，河流等影響於一般精神生活外，生產的方法，亦給心理上很大的影響。普通所指西方文化，常卽指他們機器生產大量生產下的心理生

活。他們那種計較心，那種冒險，那種奮進，實在是爲適應於他們那日新月異的文明進步，求免於生活落伍，所不可少的條件。而中國人的雍容不迫，卽普通所謂中國文化，亦只是幾千年安定而單純的小農業，小工業的產物。我並不說一般聖哲的教訓，是一點沒有影響的。但最大是他們生活方法所給的影響。在生活方法沒有甚麼要求冒險奮進的國民，希望他們接受西方化是不容易的。然而在與此西方化接觸的時候，仍提倡他們保存那種中國化，更是不妥。

中國今日必須由小量生產進爲大量生產，由手工生產進爲機器生產，乃可以免於外國的經濟侵略。則是由小量生產手工生產所反射而型成的國民心理（實卽庸懶怠惰的心理，倘非可比擬於一張一弛，無入而不自得等賢哲的條教。）决無可以提倡而發揮。故我以爲從民族性或東方文化立說以明國家主義的教育，倘爲不妥。不知景陶兄以爲何如?

對於國人崇拜歐美而妄自菲薄，我亦極不謂然。前數周與舜生兄談，以爲自認文化低劣，卽爲易於同化於人的一個重要條件。歷來異族之同化於漢族，卽因自認文化低於漢族。近年來智識階級反較無智階級有同化於歐美的傾向，亦是智識階級自認文化低於歐美而無智者終只横一「非我族類」的觀念，看待外人的原故。本此，故我於兄等打破國人崇拜歐美的迷信，極以爲然。但我以爲要打破崇拜歐美的迷信，不在拘泥於讚美自己的民族性，而在揭破歐美社會的汚穢齷齪，並不惜痛與一般洋奴學者以懲創，使他們不能迷惑國人。同時，我們尤要提醒國人西方的文明全在剝奪弱者。我們居於今日，只有酌量採取他們的方法，以自免於爲弱者。至於採取了他們的方法，如何又能免於他們的弊害，這還在我們好自爲之。不過因爲他們有了弊害，遂謂不屑採用他們的方法，使自己終無以免於爲弱者，使自己終無以免於受他們弊害的犧牲，那却又决乎

不可。

總之，歐美人的生產方法是不可不學的。但是不能因此，遂謂可以崇拜歐美。因爲他們還是有許多愚蠢的弊害。而且我們所以學歐美正是因爲要與歐美敵對，要打倒歐美加於我們的經濟壓迫。我們的文化與歐美比，不是程度上有高低，是性質上完全不同種類。因爲是不同的生產方法所型成的。我們要求與歐美爭存，不能不採用歐美的生產方法，所以亦不能不酌量移植一些歐美的文化。但這不是說我們是劣等文化的民族。我們若能好自爲之(我的意思是說用社會主義的意思從事大量生產。)可以有歐美生產增多，品質改良的優點，而又無他們國際侵略勞資爭鬪的劣點，這將還要證明我們是優等民族呢。

國人都知外國人現用經濟侵略方法對付我，但不知經濟的侵略，必須從經濟上去抵禦他。現在華洋貿易每年虧損在三萬萬兩左右。此三萬萬兩，不徒表明外人賺了我們的金錢，而且表明他們奪了我們中國生產者的生路。中國若不與外人通商，此三萬萬兩，必爲中國人所生產。現旣成爲購入外人之所生產，則試瞑目一想，國內因而失其生活的，應爲幾千萬人？卽此一端，外人因機器生產價廉物美的優點，又加我關稅上種種無理的約束，遂爲我們平白造出幾千萬的失業者。亦何怪兵匪流氓，盈坑盈谷？而今日尙盛傳各國注意啓發遠東的商場，各國越是垂青，我們的虧損數目必越是加大，失業者必越是加多，兵匪流氓之禍必越是利害。如此下去，如何能不亡國？我們要救國，最要是指示國民在經濟上爲爭存的奮鬪。我們要奪回關稅主權，要努力從事於大量生產。這在我認爲是救國最要的一着。亦是國家主義的教育最應注目的一點。

再討論第二點。

我於景陶兄批評卿雲歌的態度，以爲應適用於談一般教育問題。因

爲中國今日最要是能造成救國的人才，別的話都不免有不合時宜之誚。然而景陶兄對羅素又說，「要設法與青年 A balanced and harmonious education」，說「寧願英國政府在內地建設一個醫工大學。」自然景陶兄此言，或仍不免有一點外交意味，未必原意如此。但我以爲國人對教育持上述意見的，定不乏人。不妨藉此一商榷之。

庚子賠款，只是外人加於我不義的脅迫。本來在我們應當直接與以否認，不能承認其假退還之名，而又以行其文化的侵略。在今日我內政未清明，自然這所說近於高調。然而內政不清明終無以對外爲强硬的抗議；不能對外爲强硬的抗議，則終無以禁他人文化侵略之陰謀。故在今日莫急於藉教育造一般能肅清內政，力爭外交的人才。其餘都非急務。本來中正調和的品性，是很可寶貴的。但在今日，此等人决不能勝遺大投艱之重任。我們要反抗性强的人，要切實精密，然而能奮鬬不倦的人。倘若不能得着這種人呢，寧是景陶兄所說，「與其失之嘽緩，毋寧失之躁急」，還是個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好標準。至於抵抗力不强，奮鬬不能持續的人，居於這種外力內力層層壓迫之下，必不能不失其所守。所以中和的教育，必然是無效的教育。中國從辦學校以來的教育，便每每是這一種。景陶兄「基督教與感情生活」篇言，當注意青年品格修養我亦以爲品格修養標準，應如上述。

至於專門人才呢！今日最要是能革命的人才。是革命中，與革命以後，能了解世界政治經濟狀況，以指導國民行動的人才。是能善於運用國家政權的人才。其餘的人才，均非急要。現在許多人不注意中國社會實況，只喊着要專門人才。不知國內秩序紊亂，百業不興，專門技術的留學生，回國每每找不着事做。國內清華學校看了此等現象，不知中國根本無用人才地方，而以爲係留學生不知國內情形，故不能適用；遂提倡畢

業生向社會服務數年再行出國。(見申報國慶增刊)香港大學學生,亦因此等情形,多改學文學哲學。(見何東主張退還賠款興修粵漢鐵路談話)我們再看一般專門人才,除了服役於外國工廠逕不回國,或服役於國內洋行,及少數本國工商機關的以外;多屈居於設備苟簡的學校做教員,或蟠伏於中央地方官署消耗其精力於勘磨簿書之中。這全可以看出某種意義的專門人才的養成,非中國之所需要。至於政治如何能入軌道,各種經濟政策應如何分別輕重緩急而措之實行,則爲中國救亡不可不有的人才。苟有了此等人才,則其他專門人才,本國亦不必遂無有。即令無有,取之他國,則楚材晉用,亦非不合理之事。本此,故我以爲中國今日的教育,宜單純注意救國的需要,才能舉救國的實效。

自然若英國人硬以强索於我的賠款爲我興學,則寧以辦醫工科比辦清華式的學校好。但我們必不可忘我們最需要的,寧是如何運用國家的政治經濟知識,(或者是最能鼓舞國民的歷史文學教育。)我們不可以職業化機械化的教育,遂認爲滿足。這種教育,其實亦正是帝國主義者,所願施給殖民地人民的。聽說朝鮮人在日本便只能學工藝,不能學政治經濟歷史法律。(見建設一卷四號)美國退還賠款,亦說只收十分之二的法政文學學生。我們定要知道,我們永只能受職業化機械化的教育,決不是我們的利益。

我以前亦恨法政教育,但近來想這實在是一個必須糾正的錯誤。只要我們不是無政府黨,我們終少不了要政治,便少不了要運用政治的知識技術。中國不是能讓他紊亂而長此終古的。我們要怎樣運用政治以救中國,如何是可以不學的事?一個死的機械,我們都知不能不學而運用他;一個複雜而精細的政治組織,倒反可以不學便運用他麼?我因此想,我們民治的國家,人民的政治知識比一切還要緊。所以我想到如何傳播這樣

的知識給國民,實在要緊得很。 一般教育家對於這一點負的責任, 比傳授一點吃飯的技術,還重要得多呢。

再討論第三點,

幼椿兄提倡同情自愛的教育,以為可以救正國人不愛國的觀念,我承認幼椿兄所說是不錯的。 國內教育不注重國文,史,地,而只知使學生疲精勞神於數學外國文,這實在是很怪誕的現象。國內佈滿了自己離異,自己菲薄的論調,亦實在使一般國民愛國的心理,有逐漸墮落的可怕傾向。故我以為幼椿兄所提救正之法甚是。 不過我以為幼椿兄只道着了一面,故恐所言不生效力耳。

幼椿兄知道家的觀念, 在近今交通便利生活複雜, 而且向外的情況下,是不能維持了的。 則是幼椿兄明明認承一種倫理的觀念, 必定有他的經濟的背景。幼椿兄知道家的經濟背景破壞了,家的觀念便不能維持。然則國的經濟背景若是並未完成, 希望用同情自愛等教育養成愛國的觀念,這是可能的事嗎?我們都知道中國是在外國經濟侵略之下的。中國的家庭工業,已為曼徹斯德大坂等處的大工業所打破。 但並不因此而中國能進成為一個獨立的經濟單位。 中國的關稅,是受外人劫制的, 商場是對外國無限制公開的。 中國各行省的人除了因為有相同的歷史,相同的文字,以及還未忘記的祖宗時稱為天朝的光榮等觀念以外,經濟上有時並無顯著的關係。 言交通,則成都到寧滬比中國到歐美還困難。 言語言,則北部中部人與閩粵人簡直如同異國一般。 言經濟上彼此的需要,則陝甘雲貴之與長江數省,本關係不多;近且漸因洋貨的輸入, 而愈使其關係疏遠。 如此,而欲望愛國的觀念如孝之觀念的油然若生於天性, 談何容易呢?

再則我們必須知道眼前國內私利的衝突,固由愛國觀念薄弱,其中一

大半仍由受外資壓迫之所驅遣。我上文所云，卽就華洋貿易之虧損，已可徵外國資本家爲我造出幾千萬失業者。再加以賠款之勒索，外債之盤剝，旣使我生路日狹，復使我生活日益騰貴。結果自然舉國皆呈救死不贍的樣子。在這種情形中，他們爲求一苟且的生活，不能不生衝突。野心家要利用他們以自標機會，亦不能不生衝突。我們若不能打倒外資壓迫，欲以空談弭國內衝突，恐終不能生效呢。

幼椿兄亦說，中國人並非不愛國，但怪中國人愛國信念不够。我以爲幼椿兄的推論錯了。中國非能打倒外資，使自己成一個獨立的經濟單位不會能有很够的愛國信念的。中國今日正如德國之在法比強壓之下，而屢次對外的表示又只有如德國魯爾消極抵抗一類性質的事情。我以爲經濟處在不利的地位時，消極抵抗是不會有好功效的。德國所以不能維持消極抵抗，與其說是愛國信念不够，不如說是他的經濟地位所致的自然結果。中國仍是這樣。卽如幼椿兄說，中國人要有「祖國失了面子，就如他自己失了面子一樣，心裏自然難受。」中國人最初何嘗不是這樣?但是因爲經濟地位所處不利，一次失了面子，心裏難受，然而面子究竟爭不回來；兩次失了面子，心裏又難受，然而面子究竟又爭不回來。像這樣幾多次下去，他的感情生活，如何能忍受長久與實際的生活相分裂呢？一個人受人家無理的踐踏，而無法反抗，便自然生自卑之心，奴婢乞丐，都是這種心理。中國今日這種自卑心理，亦出於這同一根源。因此，我所以相信只如幼椿兄所提倡的自愛，不足以挽回這種趨勢。

總之我對幼椿兄所說的都表同意，我對於一般無識的智識階級對國人所作反同情，反自愛的宣傳，與幼椿兄一樣的深惡痛嫉。不過我以爲這還只做了一半功夫。我們還要指出國內分離與自卑的空氣，是外力壓迫所造成。吾人必須在經濟上得着獨立，中華民族乃能獨立中華民族的精

神，乃得完全恢復常態。

我對兩兄所要說的，大致如此。

總括起來，我以爲兩兄有一共同忽略之點，即全書均未注意中國人所受經濟侵略的勢力，與中國人以後應從經濟上求脫離外人的束縛。我亦不信人類的行爲一切都受經濟的支配，但經濟問題——生活問題——影響於人的生活與心理，實在是非常重大。中國今日精神的墮落，許多地方都是出於物質的貧乏。不從物質上救濟中國，恐怕終如前幾年前幾十年所空唱的救國自强，結果終只是空唱而已。

再舉一個例，即如基督教的教育，所以在中國能成爲一個可怕的問題，他們豈非全國經濟上挾着優勢？他們每年從外國募化來許多款項。他們設立教會，醫院，學校宣講所，青年會，以及其他種種機關，有許多人的祖孫父子，都靠他們做衣食父母。他們又藉外人的勢力，出入官署，包攬詞訟。至於外力侵入的機關，他們更可以有介紹職員的優先權利。你看入教會學校的，那一個不是腦中存着一個將來吃洋飯的幻想。自然基督教理，亦可以批評的，然而這實在是徒勞無功。他們原不是「信」教，原只是「吃」教。我遇見了幾個比較勇敢眞摯的教徒，他們都承認基督教徒中有許多假冒的名不副實的。我問他既然這樣，何不使他們出教？何不先將他們感化成爲眞的教徒，再向外面傳教？何必還要鬧那些甚麽「歸主運動？」若中國人名義上都成了基督教徒，而都係假冒的名不副實的必定有甚麽好處嗎？這些問題，他們都不能答應。不過他們是人家豢養來專做這種事的。他們只好不想我這所說的問題，以免良心上的苦痛。他們怎敢回答這些問題？他們便認清了基督教是淺薄，虛僞，他們爲自己的飯碗，爲妻子兒女的溫飽，亦只好抵死的這樣去做。

有些基督教徒，自命爲很能捨身爲教會做事，因爲他們收入不多，而

育終身不易其業。然而我們要知道，基督教能得這些捨身的人，因爲他們的生活安定，而又有其他的好處呢。 現在全國生活的路子日益偪狹了。除了當兵，當官，當匪以外，還有一小部分凋弊的工商教育界。 然而工商因爲時局的關係，既無發達之望；而教育界與官兵匪的生活一樣，一天天到了日暮途窮的樣子了。 一批一批的畢業生，到社會上都找不着事做。縱然找了一件事，保不住三天五天，又被人家排擠掉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 教會中比較安定的生活，相形已有一日之長。 何況吃那種飯的人，有免費的房屋住，有免費的學校爲子女受教育，有了兵患匪患或其他的橫逆，可以安然受外國牧師神父的保護，儼然在本國政府之下，享有治外法權。 這如何不使一般人以教會，或其他吃洋飯的事業，爲終南樂土？我們與他談基督教理之妄誕，有何益處？

基督教是用武力挾帶到中國來的，所以中國人終有些憎惡他。 但是他早已拋棄武力政策，而改用經濟勢力來懷柔我們中國人了。 景陶兄說不知何故中國國立機關之職員，如郵務員鐵道員之類，率爲教會學校學生所佔領。 其實這何難解說？我們的郵務，原來在客卿的掌握中。 而鐵路又多與外資有關係。 外人正欲以教會對於中國青年施其「類我類我」教育；自然凡其勢力所到，樂得爲此惠而不費的事，使教會學生的出路能引得一般人垂涎注意，庶幾「中華歸主」的運動格外容易成功。 自從鹽務落到外國人手上稽核所便又成了教會學生一個大銷場。 現在又在醞釀鐵路共管。 只要鐵路一天又完全到外人手裏，又不知多幾多西崽的吃飯地方。 所以教會學生的出路，教會或青年會的介紹職業，與外國人的攫取中國權利，彼此有相對的關係。 因此，希望教會學生愛國，那有這一回的事情？

總而言之，基督教的勢力，完全建築在經濟上面。 不是基督教能使

中國人心理上奴服於外人，是外人以經濟上的利益誘餌我以經濟上的貧乏壓迫我，遂使我國的人，發生托庇於敎會的心理。 我以爲基督敎必須攻擊。 但非經濟上爭得獨立，恐究不易攻擊得倒呢。(前次非宗敎運動發生時，敎會中人不惜說是義和團精神的復興。 這無非因義和團是外人所曾征服，因又欲利用外力來撲滅非宗敎的思想。 亦可見基督敎原本不講敎理，他們所仗，只是有洋大人可以再與八國聯軍。 這是他們最引爲榮耀的事。 基督敎終只配稱爲「洋敎」而已。)

要求經濟的獨立，終必須經過一番政治革命。 但我以爲必須認清這個政治革命，完全是爲求經濟獨立去障礙的法子。 政治革命如何能成功是一個問題。 成功了如何纔能求經濟的獨立，更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在這兩點，我可以很簡單的提出我現在所能見到的幾個意見。

(一)政治革命必須要强健，果敢的志士。 但中堅之責，又不是現在一say出風頭而只以鹵莽躁妄褊急見長的人，所能任的。(這種人在革命運動中，自然仍有相當的用處，不可一概抹煞。)

(二)政治革命必須在古今中外革命歷史上，去作一番歸納的研究，而尋出中國今日可用的法則。 惡勢力的强大的普遍，是不足怕的。古今中外從這種情況下，成功革命的，不知道多少。 但如我們十餘年來利用上級軍官，或鼓吹羣衆欲頁以血肉敵槍礮，恐終非有效的路逕。

(三)政治革命進行中，必須明標主張，設立廸克推多的政府，從縣自治做起。 此一點孫中山的訓政說，大可參考。 欲革命卽實現民治，爲不可能的事。 因下層民衆無組織以前，必無眞的民治。

(四)政治革命後，最要爲利用外交手腕收回關稅主權。 非收回關稅主權，加增幾種物品的入口關稅則國內實業永不發達，游民永無法安戢，亂源永無法消滅。 至於所謂利用外交手腕，老實的說，便是「以夷制夷。」

外交全是縱橫捭闔之術，全在利用人家相互之猜疑，以自得扶助。自然不自立而專恃此以求助於人則爲不可恃；然而即能自立仍少不得此一着。中國人鄙棄「以夷制夷」之術，實無理由。

（五）政治革命後必須由革命政府進行國有的大生產事業，既以安戢游民，復可抵禦外資壓迫，挽回國際貿易之出超。而產業組織亦因勞動者之集中，而易於提倡完成，以便爲選派代議士的單位。此種辦法，比以地方爲選舉單位便於隨時監督或撤回代議士。欲實現眞民治，不可不注意此一着。——私人資本家能經營大生產事業自仍有以上之功效。不過一則希望中國很少的資本家肩此爲全國轉移局面的鉅任，於事爲不可能；再則中國今日正便於以國營政策，預弭勞資爭端，未有不利用此等政策之理。

（六）國營大生產所需資本，必須於國內不勞而獲的階級中人，用財產稅，所得稅，公債，或支收等方法籌得之。如地皮商，股票商，銀行家工廠主，房主田主等，均須任出資之責。惟革命政府不可過於採用紛擾的政策，以自取反對失敗。——孫中山國營產業全恃外人借資，此近於與狐謀皮。我以爲必須另設他法。因彼等不利用我國的產業發達，故孫中山此等希望必不易實現。

（七）革命政府必須經營各種事業，以使人民間發生經濟的關係，而自然成爲一種組織。革命政府又須敎導之以參政的知識，故成人公民敎育，與供給人民參政的參考資料要緊。——如此，革命政府乃能由一黨的獨裁政治，進於人民眞正代表的民主政治。

以上自然說得太遠了。然我以爲若不說如何能求經濟獨立，而欲恃敎育以求經濟獨立，以救中國，必爲不易成功的事。我們必須知如何能求經濟獨立，然後能知在此等獨立運動中，須要有何等品性，知識，材能的

人，然後能知要施何等的教育，以爲國家養這等人。今人惟其不能知此，所以他們雖開口閉口總說教育救國，然而他們專給學生一些不痛不癢的學術品性。結果或禁學生過問國事，或引導學生只知崇拜外人蔑視自己，或養成學生一些消極態度；再不然，亦只是使學生習染一般虛憍浮誇等惡習，究於救國全無益處。

幼椿兄告國民小學教師說「不要專向縉紳階級的子弟身上去用功夫，這大半是要令人失望的。就是這等子弟受的家教不深，而由遺傳下來的體力已經多半是脆弱得很，由遺傳下來的智力已經多半是特別狡猾。這種人只可以培植來粉飾太平，萬難去希望他支持大難。」又說，「只有向農民子弟方面用力，能够最滿意的達到他們的理想。農民子弟之體質已經很堅强再爲有方法的操練，使他充分發展；農民子弟的精神本來很新鮮，最容易感覺，小學教師能够於他受學之始，便善保持其朝氣，培養其良能，更使其明於愛國愛鄉之義，則挽回來日大難不患無堅實之才。」幼椿兄的意思，以爲爲救國而辦教育，應特別注重一部分可造的人，而忽略一部分無希望的人，我是極贊成的。不過我以爲與其如幼椿兄從階級的區別上說話，不如就天性的厚薄上說話。縉紳子弟自然有許多是像幼椿兄所說的；然而因爲偶由氣質的純摯，早年教育的良好，或其他境遇的刺激；他們的暇豫，使他們有廣闊的識見；他們的富裕，使他們有無私的感情；有時因此他們中間還是一樣能產出强固可以擔當大事的人才。中外歷史，不少這種例證。至於農家子弟，因環境的固閉，生活的艱窘，或無受教育的機會，或受教育而進步遲滯，不免中途輟學。加以鄉村學校設備之苟簡，經費之困難，必謂全力注意農村教育，可以有效，亦係與事實不相符合的事。

總之，無論縉紳子弟亦好，農民子弟亦好，一樣的不能說他們都可造，亦不能說他們都不可造。現在的教育，對於脆弱狡猾的人，「只可培植來

粉飾太平，萬難去希望他支持大難」的人無注意之必要，我萬分贊成。願一般敎育家，三復此言。 我們所應注意的，是不拘他屬何種階級的子弟，只要他感覺靈敏情感純摯，意志强固，氣質樸實，便應當加以特別的陶鑄。我們對於所謂不注意的，不是說不要他受敎育，不是說不應當加以普通的訓練。 但我們應在不使學生覺得的範圍內，多注意可造的人。鼓勵他才識的上進，督促他品性的改良，保全他不因爲微細可以原諒的過失，甚至於並不是過失，爲別的敎職員所壓迫斥退。(這一點最要注意，現在一般敎職員專門剷除這一類學生。) 我已經說過，中國在這種內力外力層層壓迫之下，抵抗力不强，奮鬬不能持續的人必不能不失其守。 必須要抵抗力强，切實精密，然而能奮鬬不倦的人，纔可以轉移中國，這種局面。此外的人在這種局面之下，縱然受了很多敎育，他們因不能抵抗，終只有陷於爲惡。 若在已經轉移的新局面之下，縱然沒有受甚麼敎育，他們因沒有甚麼壓迫，亦自然歸於爲善。 古人說，「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我們要在「風」上用力纔是。 然而現在一般敎育家，卻只知在「草」上用力，眞不免「不揣其本而齊其末，」這樣辦一萬年的敎育，都不會有甚麼成效呢。

最後我以爲幼椿兄鼓勵人家不要打清算盤再去爲國家做事，立言亦還有磋商餘地。「知其不可而爲之」，是一種難能的美德，孔子所以稱爲中國的聖人。 若要人人有如孔子之美德，然後中國可以有得救的希望，這無異說中國的得救，已是無望的事。 在我以爲我們與其提倡不要打淸算盤的美德，不如仍就事實上把中國人零碎所受宰割的苦痛，以及中國完成獨立的可能，詳闡於國民之前。 一方自然我亦贊成用歷史文學的敎育，發達國民對國家的感情。 使他在理既覺必須爲國家奮鬬，在情亦不能自禁其起而爲國家奮鬬。 如此，比徒然以一個義務觀念迫促他的，更可靠

得多。

我此函後面因順筆寫來，不覺又冗長了。略舉此函大意，除開函首說明的三點以外，還可歸納爲下數項。

一、基督教挾經濟優勢以傳教，非中國經濟獨立，不能將基督教根本打倒。

二、要用教育救中國，需先知中國究要如何纔能得着經濟獨立，——纔能得救。

三、教育應多注意天性較厚的人，但還不必拘定他是何種階級的子弟。

四、與其單提倡「知其不可而爲之」的教育，不如從情理兩方面用力。

以上所說，究竟對否，望兩兄討論，亦望學會諸兄大家討論。

一二，一二，一六在上海辣斐德路一八六號

法蘭西文學批評與文學史之概略

巨斯大佛郎宋 G. Lanson 著

黃仲蘇 譯

(壹)自文藝復興時代至十八世紀之末年。

(甲)文學批評

文學批評最初發現於兩種體裁的文學作品之中。

(一)文學原理 討論詩的藝術之論著,類皆各種學派的宣言書,大概都不是感受了審美的情緒之奮興而著作的,或者也不得謂之公允而正當的文學批評,他們的宗旨往往是鼓吹理論的原則,並且介紹某某學派的一羣著作家,例如車拜雷 Du Bellay 1524–1560 所著之法蘭西語言之辯護與卓絕。 後來修辭學家就根據擁護法蘭西語言的信仰,說明他們這種學派的理想,並且很想建設永久存在與絕對眞確之普遍的原則,這就是伴亞羅 Boileau 1631–1669 之所以著詩的藝術,啊比娜 Aubignac 1604–1676 神甫之所以著戲劇之實習的重要原因。

(二)對於新作品之考察 這類的考察久已成爲辯護的或攻擊的,而攻擊的論調尤較辯護的爲更普通。 批評的明了鑑定很不多見,這些批評都是爲競爭的意氣所混淆,所雜亂,這類作品中最著名的模範文字,要數司車代尼 Scudery 1601–1667 批評細德之觀察,法蘭西國家學會批評這部同樣作品的情緒,伴亞羅爲他們自己的文學派別所作之譏諷都是屬於這一類的。

十七世紀中有許多定期出版的作品發現,他們共同的目的都是爲的要認識,並且欣賞新的著作,這就是那些雜誌。 例如:學者雜誌優美的水

星文學的共和國之新聞等是，他們都沒有一種特殊的文學宗旨，不過多少也做些分析解釋文學作品的事業。

關於文學作品的新聞事業到了十八世紀的時候，便大爲發展。 個人的感情作用與學派的意見作用，在代風代勒 Desfontaines 神甫所編著之觀察與弗來龍 Erélon (1718) 所編輯之文學年鑑，兩種批評的定期出版物中，都往往是十分的攪亂是非。 柏來孚司脫 Prévost 1697–1763 神甫在贊可與否認中所發表的文字，頗能示人以模範，不爲派別之爭，他可以算得是這類稀少的新聞事業家中之一人。 還有些出版物，如外國月刊特別注意於外國的思想與作品，並且在法國傳播，解釋，各種想像與情感的歐洲潮流。

十八世紀文學批評的進步，完全有恃於武斷主義 dogmatisme 於是漸漸造成批評的規律，與應用規律於批評的方法。 一方面個人的印象作用，列於重要的位置，例如斐勒龍 Fénélon 1651–1715 所著之致法蘭西國家學會書。 一方面文學作品與風俗，制度，以及養成美之模範，與不同嗜好的民族之才知互有關係的思想，大概都在波 l os 神甫所著之批評的反省以至於拱第拉克 Condillac 1718–1780 所作之寫著之藝術以及司大爾夫人 Mme de Staël 1766–1817 這些作品中明了可辨，以相傳授。進步的哲學思想指導司大爾夫人注意於文學之欣賞與其時代之關係。他的著作，論文學引導讀者研究歷史的連續，與文學家著作之社會的環境， 因此就開闢了近代文學批評的道路， 規定了近代文學批評的宗旨。

那哈追 La Harpe 1729–1803 在他所著之新舊文學講演很現出他是位武斷主義的文學批評家，但是他仍舊不免要引用歷史派的方法。

第德羅 Diderot 1753–1784 在他所著的論戲劇的詩以及其他著作

中，首創一種建設於普通審美學上的文學原理。這種審美學乃是集合含有寫實主義的意味之自然主義，含有浪漫主義的頃向之情緒，與含有哲學的注意之道德的種種感興，所化合而成。他重行校正文學的分類尤其主要的乃是戲劇的類別。他在戲劇的藝術中擴張非文學的成分，例如無言的手勢 pantomine，佈景 décor，開幕前之配置 mise en scene 等是。他創造演劇 drame，他預備樂劇 Mélodrame 之成立，最後他復以文學與美術互相接近，特別是使文學與圖畫接近。他的毅力與事業，乃是灌輸藝術的意義。與詩的意義於世俗的及哲學精神之中。

(乙)文學史

文學史祇是集合許多叢書的材料編成的，而這些材料的價值與應用常常是殊異而不相等的，這類工作中最重要的供獻，乃是有關於法國古語言與古文學(古法蘭西文與柏羅梵沙文)的整理，當另有論述(請參觀阿爾弗銳像羅亞所著法蘭西中古文學之整理一文)茲不贅及。

關於近代文學的約分作五類：

(一)如於某某作家之解釋與其生平之歷史——此種作品的發展與價值均極不相等。例如比萊 Binet 的龍沙之生平，高爾代 Golletet 1598-1659 的法國詩人之小史拜里也夫人 Mme Périer 的巴司伽爾之生平，貝也 Baillet 的笛卡德之生平，格里麻來司脫 Grimarest 的毛尼也爾之生平

(二)集合若干作家的歷史與作品而加以解釋的叢書——例如尼色龍 Niceron 的名人生平之回憶錄，古諧 Goujet 師甫的法蘭西書籍類集，覇也的學者著作之評論

(三)某團體某城某省之歷史——例如拜尼松 Pellisson 與啊尼外 Oliver 合著之法蘭西國家學會史伽爾買 Calmer 的羅來勒城之書籍類集

巴比龍 Papillon 的佈爾告擧省各作家之書籍類集

(四)戲劇史——例如：巴爾肺 Parfair 兄弟合著之法蘭西戲劇史

(五)書目考案——例如：客羅亞德買勒與車凡爾弟也 Croix le Maine et de du Verdier 合編之書目考案沙來爾 Ch-Sorel 所編之法蘭西書籍類集

這類的材料的編輯從前都曾經有過一種確定的利益，就是現在也還是如此，然而大概都缺少思想，並且爲研究文學的人所不知道，或知道而被蔑視。經過很久的時間，文學批評與文學整理簡直是兩種不相接洽不相聯絡的事業。

考據家專門在幾位法蘭西古文學家古歷史家以及叙述名家生平之回憶錄的舊作家種種作品中，從事於搜討，他們也曾做過許多可貴的徵集與考訂，但是美好的近代作品，却爲他們所忽視，完全交付於書賈不爲絲毫的注意。

在這兒，我們要數到幾種重要的叢書之刋印。例如十六世紀以至於十七世紀之初葉龍沙作品的刋印，(此係經龍沙的朋友與弟子所編訂) 孟代擧 Montaigne 1533-1592 死後的遺集 (古爾穎女士 Mlle. Gourney 家藏本，經女士於一五九五年付刋)，十七世紀所刋印的巴司伽爾之思想 (經保羅亞爾 Port-Royal 學者於一六七〇年檢定之後付印) 毛尼也爾作品之刋印 (經那格郎吸與微浮 Lagrange, Vivot 於一六八二年校正之後付刋)。但是十八世紀時代對於這類的工作也很可觀。例如：挪伯來車夏(1711)伻亞羅(1718)鋭尼也爾(1729)諸人的作品，經百羅塞特 Brossette 校正之後付印，馬羅的作品經郎格賴車佛來司羅亞 Lenglet Dufresnoy 於一七三一年校對之後付印，高爾酒葉 Corneille 1606-1684 的作品，經福祿特爾 Voltaire 於一七六四年審查之後付印，等皆是，以上這些叢書

的刊印均經編訂人加以考注。

此後大部的專家全集亦以次編訂付刊。例如包胥哀 Bossuet 所編訂之巴司伽爾全集(一七七九年出版)修道院學者伯郎忙朵 Benedictins Blancs-Manteaux 所編訂之包胥哀全集(一七七二年着手審查一七八八年出版)波馬諧拱多塞與德克羅亞 Beaumarehais, Candorcet et Decroix 三人合同編訂之福祿特爾全集,自一七八四年着手,直到一七九〇年方才出版。

(貳)十九世紀時代之文學批評與文學史

十九世紀時代文學史,文學批評,與考據事業始漸相接近,漸相混合,雖有時不免於衝突,有時亦互相携手,共同從事於文學整理的事業。

司大爾夫人 Mme de Staël 的論德國是最先倡導文學與社會的風俗制度互有關係的文學批評。

微爾漫 Villemain 1790-1867 所著之法蘭西文學講演錄即根據司大爾夫人的思想,在文學作品中搜考有關於社會的種種表示,並且在十八世紀的法蘭西作品中追求英國思想的踪跡。

但是純浪漫派的文學批評此時也加入,大為活動。司當大爾 Stendhal 1783-1842 所著的那細勒與沙士比亞最先發展浪漫派主義的傾向,同時鼓吹十八世紀自由主義的運動,此後他又著了一部法蘭西的藝術之女神維克多于戈 Victor Hugo 1802-1885 的克浪威爾之序愛米爾待亨 Emile Deschawps 1791-1871 的法蘭西與外國研究之序(都是浪漫派文學批評中的重要著作)與聖脫叛物 Sainte Beuve 1804-1869(一八三五年以前的批評論文),便規定了審美的意義,並且在古人的批評論文中搜討新藝術的淵源。假託於高深的哲學之論述,或怪僻的歷史之研究,而實際上却是護教派或唯心派的爭辨,這類作品已經沒有什麼勢力,這種爭辨

的時期不久便成了過去。 於是浪漫派的文學批評便成全了一種純美的，或空想派的特性，並且這種文學批評所加的考證往往不是研究作品的考證。

在浪漫派文學批評風靡一世的時代，同時還有一種反抗這種潮流的古典派文學批評，呆細萊尼沙 Desine Nisard 1805-1888 便是這個運動的主要人物，他所著的法國西文學史(一八四四年至一八六一年)只是否認浪漫派的理想，贊成古典主義原則之完美的作品。

十九世紀的後五十年中，文學批評又重行回到司大爾夫人與傲爾漫的故轍之中，極力注意社會的環境，與文學作品之相互的關係，進步的連續之哲學思想，已經連接普遍的命定主義之科學思想而存在，文學批評家於是都將他們的事業與哲學家的思想互相調和，然而却以借重他們的方法爲莫大的羞辱。

聖脫飯物所著的星期一之文談便是要做成一部人類精神的自然史，他在文學作品的考證中，啓發了創造這種文學的特性，與解釋這種文學的意義。 自某一作家的特性以推論至於他的作品，他都指出社會環境所加於文學的一切影響。

戴納 Taine 1828-1893 之作文學批評便好像化學家在試驗室裏研究一般，他將一切的文學傑作，都分解成爲三種成分：種族，環境，與時代，并且建設了一種審美學的分類之科學的原則，以爲文學作品之組織與其藝術的實驗研究之根據，例如特性之重要與價值以及事實之一致。

百呂第也爾 Brunetiere 1849-1907 介紹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論，以入於文學，特別是根據黑格爾的研究，他指示自某部作品以至於某部作品之活動的優勢，根據社會的或個人的種種原因，求出經過傳習的結果。他是將各種文學作品的發展，歸納於進化的公律之中。

建設文學批評於科學的根據之上的野心，在愛納幹 Hennequin 所著之科學的批評與喬治勒那 george Renaus 所著之文學史之科學方法兩部書上都很彰明照著的。

這個時候在解釋作品之所以發生科學的文學批評以外，還有其他專門用來描寫戲劇斷的文學批評。

勒浪 Renan 1823-1892 在他道德的唯心主義之中，雜有許多文學的評判。 解雷 Scherer 1815-1889 就根據他批評的懷疑主義，保持一種謹嚴的道德觀念，如同是啓示他學識淵源之整理的謹嚴一樣。

在巴爾拜多爾微尼 Barbey d' Aurevilly 印象主義，許爾勒買脫 Jules Lemaitre 1853-1914 與亞那多爾弗郎司 Anatole France 1844-的嗜美主義 dilettantisme 與印象主義之外，還有浪漫派的武斷主義，與舊教派的武斷主義。

到了十九世紀後五十年中的初葉，我們又可以看見自然主義的與巴那司派 Parnasse 的文學批評之成立，領袖人物如愛米爾佐那 E. Zola 1840-1902 與保羅布爾講P. Bourget 1852—同時又有毛尼司 Morice。

象徵主義的批評發生，蓬蓬勃勃，如火如荼，又如一八三〇年的浪漫派的文學批評之產生一樣。

勒萊杜米克 Rene Doumic 便是代表文學的，道德的，宗教的。 最好批評家，他現在還存在我們這個時代。 他是那哈廹 La Harpe 與詖佛羅亞 Geoffroy 兩位唯一的承繼人。

還有一種思想自由的文學批評，雖不見惡於教理的主張，然而頗受有系統的武斷主義之攻擊，他們承認個人的印象是第一種材料——用作評判的材料，但是並不拋棄自個人的印象中所得來所認識的某種作品的真實特性，與某一作家的固有精神。

沙賽 Sarcey 1827-1899 本有許多古典派的成見，但亦不少誠實的印象與堅確的好見解，他相信戲劇的藝術，應有某某數種必須的規律，於是他就努力在他所贊賞的作品中尋覓這些規律。

愛米爾發蓋 E. Faguet 1847-1916 的文學批評是爲心理學與指示及建設思想之系統的興趣所支配，所統治。

勒米德古爾孟 Rémy de Gourmont 則以哲學的好奇心，歷史的見解，審美的細膩意味，等等元素，成爲一種十分敏捷的，十分自由的，十分深沈的文學批評。

關於這一類才知與嗜好的自由著作，有許多專門研討文學作家的特性，思想，與藝術的論文與記錄。 至於純考證的作品，還沒有計算在內，我們可以舉最重要的幾部名著，列出如下：

浮蓋：俄羅斯小說 Le Roman russe Vogue 1888

勒魯僞哀：詩人維克多于戈 Victor Hugo, le poète—Ch. Ronouvier 1893

哲學家維克多于戈 Victor Hugo, le penseur—,,　,, 1900

摩娜：威尼司之崇拜者 Les Amants de Venise—Ch. Maurras 1902

勒買脫的約翰俠克羅騷 J. J. Rousseau J—Le Maitre 1907

那細勒 Racine————J—Le Maitre 1908

費勒龍 Fénelon————,,　,, 1911

蝦多百里陽 Chateaubriand————,,　,, 1912

發蓋：羅騷之生平 Vie de J. J. Rousseau E. Faguet 1911

毛尼也爾與羅騷之比較 J.J. Rousseau contre Moliere E. Faguet 1912

羅騷之友 Les amis de Rousseau————,,　,, 1912

思想家羅騷 Rousseau le Penseur ________ E. Faguet 1912

藝術家羅騷 Rousseau le artiste ________ ,, ,, 1913

百呂第也爾：亨利德巴爾薩克 H. de Balzac F. Brunetiere 1906

類如這些著作，多半是極好的作品。法蘭西大作家的叢刊中就還有許多，例如伴亞細哀 Boissier 所著的塞徵溺夫人 Mme de Sévigné 1626–1696 亞爾外德巴尼勒 Arvéde Barine 所著的亞爾弗銳德膩賽 Alfrad de Musset。

有許多綜合的論文，此時都大批的付印。取材各有不同，或有爲某個時代或某種文學的評論，或有爲綜合的法蘭西文學全部的批論。

徵爾漫從事於描寫十八世紀，聖脫判物則注重十六世紀與王港的古史，百呂弟也爾推論文學批評的演進，叙述抒情詩的演進，以及法蘭西戲劇的各種重要時代史，拜里細也 Pellissier 論述十九世紀以及近代同時的各種文學運動，能第那克 Lintilhac 編著大部的法國戲劇史（已有五卷出版）。

著述法蘭西文學史的有杜米克，發蓋，能第那克，巨斯大佛郎宋等人，此外還有受百第德許爾徵爾 Petitde Julleville 之委託，大學教授與研究家分工合作的一部法國文學史。

(叁)文學與語言學的考證

文學批評的偉大系統中間，或有些輕率或過甚的主張，已漸漸爲精確的考證之工作所校正。此種考證有時或更正理論派或空想的思想，有時以證據與事實取消他們的議論。聖脫叛物深知耐心的考證之價值，於是隨意在佐證的討探中取用種種根據點，百呂第也爾又復鼓勵後進在這種工作上用功，並且他又知道在某一部分中，我們可以求得精確的書目考據，或隱晦的文學作家之研究，於是厭忌機警的定論，與武斷的主張之

風尚，始漸漸普遍，而有勢力。當時人士比較更能了解有方法的調查之種種條件與困難，亦唯有從這種調查中可以慢慢兒產出文學史。最後這三四十年中文學批評的精神，已由巨斯大佛郎宋先生在他所作那篇文學史方法的論文中，加以分析與解釋，此文係應波萊爾先生之命而作，合刊於科學方法論一九二年第二卷叢書中。（按郎宋先生所著文學史方法一文，已由我譯出，在下期本刊發表）。

十九世紀的考證事業係連接十八世紀以來　經過第一帝國 Premier Empire 1804—1815 時代的一種工作。其中名學者如浮尼哀爾 Fauriel 與萊奴亞 Raynouard 都是連合這兩種時代的研究之重要人物。研究古碑銘及美術的學會提倡，並繼續鼓勵修道院的一般學者從事於編著法蘭西文學史，但是近代文學最初並不包括在內，即關於中古時代的法蘭西文學，與柏羅梵沙爾文學，所有的考證與語言學亦祇是限於十五世紀之末而止，同時也有許多好奇的研究者與藏書的考據家，漸漸的開拓了近代文學的領土，將近十九世紀中葉時代大學博士的論文付印，於是開始增添了許多重要的供獻於文學史。其中最有價值的如剛大爾 Gandar 的論文龍沙本大爾與荷馬之摹仿者。與尼過爾 Rigault 的論文，新舊學者之爭辨史。自從法蘭西各大學成立以來，類似這一種的論文量與質的增加很是可觀，同時自由研究的風尚亦因爲這種結果而大爲擴張。至於關於地方的文學史應該責重各種學者的集社與各省的省學會努力去做，因爲這類的事業往往不是書賈與出版界能有興趣的。

在這種研究的秩序中，其所以有進步，祇是因爲事業的結果，與努力之日趨於堅確，而方法亦更加精密的原故，於是考證的事業漸漸脫離了修辭學派的干涉，禁止臆測的空想，辨正違背事實或蔑視事實的種種主張。自然我們總還可以在許多名著中發現以最激烈的情感爲致證的評

斷，例如比黑 Bire 在他批評維克多于戈的四卷論文中，便有這種現象，但是就大體看來，同情與憎惡的兩種議論都還和諧得體。因爲要求完美的攷證與謹慎的批評這兩種慾望便增加了許多細密的研究，但是同時對於種種重大問題的籌慮，普遍思想的趨勢，以及審美的好奇心，復使這些細密的研究重行聯合，以趨赴共同的興趣，特別是法國各大學的博士論文。每每可以看出他們的工作確是多年的研究，甚至勞苦一生以完成其工作。在這些論文中，我要說那些材料的搜集，與考證的批評，祇不過尋常當作方法以求作品之更爲深厚，更爲完備的美，且於此中覓出法國的文學與理知的生活之某方面或某部分。

我們的考證家往往是費盡心力以求良好的材料，但是他們並不急於作集合及審查的工夫，他們深信如其急於求效 稍有所得，便讓別人去應用，是決不能於考證的事業有眞正的補助，所以他們每每消耗二三十年的功夫，以研究重大的問題，或有時用了若干月以更正古人的謬誤，因爲他們知道這是很值得消耗了許多時間以做這種工作。

研究的門徑是分向各方面發展的，我們可以舉出數種主要的著作。復於每種主要的研究之中，舉出最好的代表著作，以供參考。

(一)根據作品的原稿之研究

巴司伽爾的思想之研究——古散著

坡馬諧與其著作——能弟那克著

柘挪母德聖彼得的原稿之研究——蘇厖啊著

像這一類的著作，大牢都在各雜誌上發表，或有附刊於批評的叢書之中的。

(二)書籍考

法蘭西文學概論——百呂弟也爾著

法蘭西近代文學之書籍考——郎宋著

自十五世紀以來至於十八世紀法國文學家主要作品之書籍考勒百弟著

十九世紀的書籍考——傲蓋爾著

自一五七七年至一七〇〇年中所刊印之詩集考——那諧勿爾著

高爾遒葉的書籍考——比戈著

小說考——亞賽呢娜著

司當大爾的書籍考——高弟也著

巴司伽爾的科學著作——買爾著

法國方面批評主推之著作考——法郎司拜爾諧著

文學博士論文之目錄表——買爾著

(三)戲劇考

浪漫時代以後的法蘭西喜劇——蘇比著

劇場年鑑——自一八七四年以來,年出一册

喜劇攷——百弟德許爾傲爾著

(四)傳記

福祿特爾與十八世紀之社會——代司羅亞司代爾著

米那波——羅美尼兄弟合著

一八三〇年以前之維克多于戈——比萊著

一八三〇年以後之維克多于戈——前人著

一八五二年以後之維克多於戈——前人著

萊伽米哀夫人——哀呢啊著

萊司比那司女士未曾付印之攷證—德賽巨爾

浪漫派之青春時代——巨比著

本嘉敏恭司當之青年時代——呂德來著

司大爾夫人與拿破侖——戈悌哀著

司當大爾之少年時代——亞百來著

(五)窮源之研究

批評的研究（遊歷美洲之蝦多百里陽）——拜底哀著

那大格品哀爾之航海——勒佛郎著

勒恭脫德里司爾作品之來源——傚亞時著

十六世紀時代法國之拜大爾哲學主義——傚亞時著

(六)影響之研究

以龍沙爲荷馬與本大爾之摹仿者——剛大爾著

沙士比亞之於法國——許士郎著

圭推之於法國——巴爾當司拜爾諧著

擺倫與法蘭西的浪漫主義——哀司代物著

(七)對於研究演喜劇者及舞臺佈景的歷史之供獻

古典主義時代以前之法蘭西舞臺——呢伽爾著

十八世紀時代在德國作供奉之法蘭西的演劇者——啊尼傚哀著

(八)日報中所載之文學史

浪漫主義與文學批評，復辟時代（路易十八至查理第十時代 1814-1830 之文學出版界——代格郎吸著

(九)法國詩史與其原則

論法國詩——機吸那著

新派詩之韻律——德雖著

法國詩律概論——拜格德副機也爾著

詩的藝術之考慮——許呢百呂當姆著

作詩藝術之謹愼的觀察——格來第瘦著

法國詩之聲韻和諧與其表示方法——格那猛著

詩之音節（歷史的與批評的研究）馬弟龍著

自實驗注音學方面以研究法蘭西的亞那格桑德雖（十二韻綴的詩）羅脫著

(十)法蘭西語言史

法蘭西語言史——百呂羅著（共四大卷第一卷出版於一九零五年第五卷於今年出版）

法蘭西語言中新字之實際創造——大爾買司脫代著

字之生命——前人著

字義學的論文——該那爾著

馬來伯之理論——百呂羅著

那百萊之章句法——于益著

自一七四〇年至一七八〇年法蘭西語言之變化——邁恩著

自十六世紀開始以來法蘭西語言的讀音之變遷——巨羅著

(十一)論述

有方法的書籍考大都概括在內

(甲)關於一位作家之論述（生平著作，關係，與影響）

蝦多百里陽與其文學的團體——聖脫叛物著

馬里浮之研究——那魯買著

亞力山大亞爾第與十六世紀末年之法蘭西戲劇——呢伽爾著

拜爾那巴利細之研究——巨比著

馬巨雖萊利哀之研究——微亞耐著

布爾大魯傳教之批評史——格里塞爾神甫著

作星期一論文以前之聖脫坂物——米耽著

巴司伽爾與其時代——司脫勞司器著

歷史家百耐司德孟說呂克——古爾多爾著

抒情詩人龍沙——羅摩呢哀著

亞爾弗鋭德微尼之友誼與其文學的影響——巨比著

（乙）關於同一作家一種著作或一部叢書之論述

演說家包胥哀——剛大爾著

新教之歷史家包胥哀——勒拜里啊著

孟代擘論文之來源與其演進——微迺著

（十二）文學作品之類別史

憲法會議之演說者——啊娜著

立法會議與國約會議（一七九二年至一七九五年）之演說者

十六世紀時代之法蘭西詩史第一卷，修辭學派——車著

司脫耐以前之情感的小說——來尼哀著

寫實主義的小說之原始——前人

十七世紀時代之寫實派的小說——前人

浪漫時代之歷史的小說——買格龍著

尼凡爾德那諧塞與悲哀的喜劇（悲哀的喜劇係十八世紀法國一種戲劇，即連合悲劇喜劇而爲一以描寫人生，蓋欲求其比較的切近眞實。）——郎桀著

法國之古代牧人劇——馬散著

（十三）情緒史或思想運動史

新舊學者之爭辨史——尼過爾著

約翰俠克羅騷與十八世紀時代文學的大同主義之原始——代克司脫

著

十八世紀時代法國之浪漫主義——毛爾耐著

(十四)討論文學與風俗的論文

亨利第二時代之禮儀與朝庭上的文學——布爾西哀著

法國自約翰俠克羅騷至栢那丹德聖彼得以來對於自然界之情感——毛爾耐著

浪漫主義與風俗——買格龍著

浪漫主義與風尙——前人

(十五)法國與外國之文學的關係

(請參觀上列(五),(六),)七),三項

法蘭西的革命與意大利的文學——亞薩著

十七世紀時代法蘭西影響之於英國——蝦爾那勤著

法蘭西影響之於德國的史略——耐羅著

十六世紀時代法蘭西文學中之美洲的崇外主義——佃那爾著

美洲與十七十八兩世紀時代法蘭西文學中之崇外的想望——前人

法蘭西文化之於俄國——啊莽著

(十六)科學的雜誌與小冊子的單行本

法蘭西語言學雜誌於一八八七年出版。

文學史雜誌（由法國文學史學會主撰於一八九四年出版。）

十六世紀雜誌（由那百來研究學會主撰，此係承一九零三年至一九一二年那百來研究雜誌之後自一九一三年繼續出版。）

十八世紀雜誌（由十八世紀學會主撰,於一九一三年出版。）

其他有關於法蘭西文學之研究的論文，往往揭載於下列數種重要的雜誌之中：

(甲)由銷行甚廣之普通雜誌披露,例如:兩世界評論 Revue de Deux Mondes 巴黎評論 Revue de Paris 通信者 Correspondant 法國之水星 Mercur de France 等是;

(乙)由歷史的與語言學的科學之專門雜誌披露,例如:批評雜誌 Revue Critigue, 本由於研究專門科學之外而又兼論及法國近代文學之雜誌披露,例如:同源於拉丁之語言雜誌 Revue de Langues Romanes 南方年鑑等是;

(丙)由歷史學雜誌披露, 例如:歷史問題雜誌 Revue ces questions historioues 法蘭西革命 Le Révolution Francaise 近代史評論 Revue d' histoire moderne 等是;

(丁)由珍奇的書籍考據學雜誌披露, 例如: 真跡之愛好者 Amateur d' autographes 藏書者之小冊 Bulletin des Bibliophiles 書籍考據學雜誌 Revue des Bibliothégues 等是;

(戊)由各省省學院及專門學者之集社所刊印之叢書及單行本披露, 於此我們可以知道如其有所考據諮詢, 最好借助於考古學及歷史學研究的書籍考據。(由法國各專門學者之集社所共同編著, 主撰者係拉司代尼 Lasteyrie 勒凡物爾波大呢 Léfévre-Poutalis 與微第哀 Vidier 諸人, 共四卷,自一八八八年着手編輯,至二九零五年完成一九零五及一九零六年復加補正數卷,一九零一及一九零四年復又加撰一部分。) 文學史的研究在這部書中敍述甚詳。

(十七)文學作品之叢刊

(甲)叢書

法國之大著作家範本: 高爾迺葉——馬第那爭著

家藏書籍, 範本: 勒仕哀之著作——微啊來勒車克編

那姆之姪——最凡爾著

法蘭西的七星詩人(共二十卷)範本：龍沙馬第那學編共六卷

由各學會合同編訂之近代法蘭西文學作品。範本：拜來之著作——編輯主任夏馬爾

福祿特爾所著之剛第德——編輯主任毛尼司

法蘭西的藝術之女神——編輯主任馬爾著

此外當應數及各種歷史的考證之叢書——詳述某文學家作品與其回憶錄，例如：法國歷史學會所刊印蒙呂克之回憶錄亞爾降松侯爵之日記等是，又有關於法國歷史而未經刊印的考證之叢書例如：巴爾薩克夏百雜包晉哀亨利第四等人之通信，巴爾司格那物所著之法蘭西語言之明徵等是，又各藏書社及專門學者之集社所刊印之叢書如法蘭西藏書考百勒東藏書考，諾耳曼藏書考，以及巨也納之藏書考等是。

(乙)特刊

福祿特爾之全集經叛訛編訂，此為近代最有價值最完備之特刊作品，

基督教之組織——亞拜爾勒佛郎編著

那百來第一第二兩卷：伽爾剛車亞——前人著

孟代壁之散文集於一八七〇年經代塞米也 Dézeinier 與巴克訛桑 Barckhausen 校正，一八七〇年重行刊印。

根據包爾多公共藏書館之樣本所刊印之散文集——司脫勞司器編訂自一九零六年以來已出版者有第一，第二，第三，三卷

德卡脫之全集由亞當 Adan 與大納尼 Taunery 校正付印，共十二卷，自一八九七年着手刊印至一九一〇年完成。

諧尼哀之詩集——第摩夫編訂

諧尼哀著作之補刊——亞拜爾勒佛郎編訂

蝦多百里昂之通信錄——多馬，編訂共三卷

孟德斯鳩之通信與未經刊印的著作——前人編訂共七卷

福祿特爾之未經刊印的著作第一卷雜史——戈細編訂

（丙）眞跡之影印本

孟代摩之論文

巴司伽爾之思想論　　（完）

德國人之音樂生活(續)

王光祈

(六)十九世紀之名家

十九世紀之德國音樂,可以分爲三類考察,一曰樂器音樂, Instrumentalmusik, 以白提火粉 Beethoven 爲首;二曰詩歌音樂, Liedkomposition,以許伯提 Schubert 爲首,三曰歌劇音樂, Oper,以魏伯爾 Weber 爲首,除歌劇音樂,當另有專篇介紹外,玆篇所述者,僅限於『樂器音樂』及『詩歌音樂』兩種。

(一)樂器音樂　白提火粉爲十九世紀『樂器音樂』之元勳,前乎此者既不足以比其完備,後乎此者又不足以比其宏深,其詳已於日前文論述,玆不再贅。除白氏外,其次當爲門登思宋 Mendelssohn 氏,氏爲德籍猶太人,生於一八〇九年,死於一八四七年,幼有神童之名,九歲卽已登臺奏樂,十一歲遂開始製譜。在歐洲音樂家中,稱爲神童而少年夭折者共有四人,一爲摩擦耳提,年僅三十五歲,二爲許伯提,年僅三十一歲,三爲門登思宋,年僅三十八歲;四爲曲冰, Chopin,年僅三十九歲。其在音樂史上之位置,亦復彼此相等,可謂巧極。門登思宋自一八三五年起,在來比錫擔任音樂會監督,並建設『音樂學院』 Konservatorium, 一時來比錫又稱爲歐洲音樂界之中心,氏之名著爲Ouverture 以及 Oratorium 等等。除門氏外,再其次當爲薛滿, Schumann,薛氏德人,生於一八一〇年,死於一八五六年,德國音樂家中之具有世界智識馳騁論壇者,當以薛氏爲始。彼於少時曾習法律,後乃改學音樂,並辦雜誌一種,名曰音樂新刊 Neue Zeitschrift Fur Musik, 德國音樂前途,因彼而促進者,實屬不少。彼之著作,除『詩歌音樂』外,其次多偏於鋼琴方面,惟其人善於小規模之著作,

而不長於大章法之樂譜，其後勉强爲之，卒至傷損腦部，病狂而死。與薛氏同時之音樂家，最爲薛氏所讚賞者，當推曲冰，曲氏波蘭人，生於一八一〇年，死於一八四九年，曲氏以亡國之身，發爲哀鬱之音，然其中復彙帶騎士勇敢習氣，不忘波蘭民族本性。所著亦以鋼琴方面爲主，爲純粹之主觀音樂，換言之，彼之哀感，皆係自然流露，而非加以描寫刻畫者也。與曲氏同時之音樂家，而與曲氏極端相反者，則爲伯爾柳遲 Berlioz，伯氏法人，生於一八〇三年，死於一八六九年，爲『命題音樂』Programmusik 之祖，換言之，即注重客觀描寫者也。彼雖係法人，然彼常稱德國爲其『精神故鄉』，因德國方面了解彼者，實較法國爲多也。所著以『生風里』爲最善，彼又擔任各報音樂論文主筆，以鼓吹其所謂『命題音樂』，其徒之過激者，常謂無論何種音樂，皆須有所描寫，凡樂中無物者，皆空樂也。從此以後，客觀音樂遂高揭黨綱，與主觀音樂對峙，一如國中之有兩大政黨焉。繼伯氏而起者，當爲李斯志 Lists 氏，氏爲匈牙利人，生於一八一一年，死於一八八六年，極表同情於伯爾柳遲，彼以爲樂之爲道，有如詩歌，可以用爲描寫事物之具，故彼所作樂譜，竟名之爲『生風里詩』Symphonischen Dichtungen。彼初遊巴黎，後居德國，著作極爲宏富。繼李氏而起者，又有兩人，其一爲史特老司 R. Strauss，德人，生於一八六四年，現任維也納國家劇院監督，爲『命題音樂』之極端派。彼於其所作『白堤火粉傳』中，曾謂世界上實無主觀音樂之一物，蓋未有音樂而無所描寫者也云云。史氏爲現代生存之音樂名家，崇拜者則尊爲天神，反對者則又斥爲魔鬼，其實音樂之爲物，不過發展吾人之感情而已，豈可以筆墨語言爭耶。山間之泉聲，林中之鳥語，固常惠我以絕妙之音樂矣，其爲『客觀音樂』乎，抑爲『主觀音樂』乎，問之泉，泉固不能答，叩之鳥，鳥亦不自知也。其二爲博魯凱來 Bruckner，奧人，生於一八二四年，死於一八六九年，其著作趨勢，

頗與李斯志相同，彼在維也納音樂界中，常與同時之柏納謨斯 Brahms,(德人，生於一八三三年，死於一八九七年，)分樹兩派，蓋博氏係主張客觀音樂，繼述李斯志之學說者也。 而柏氏則主張主觀音樂，遙接『維也納三傑』之餘緒者也。 維也納人士，竟因此而分爲祖博祖柏兩派，互爭上風，各不相下，其時有奧人馬酒兒 Mahler 者，(生於一八六〇年死於一九一一年，)其所著述，頗近於折衷兩派，反之，有德人芮克爾 Reger 者，(生於一八七三年，死於一九一六年，)其所著作，則又偏於柏納謨斯一派焉。要之，十九世紀以來之音樂名家，類皆理智日益發達，主觀與客觀兩派，鬨個不休，而對於眞正音樂之創作，則每人僅有一藝之長，欲求如巴赫，如白提火粉之深厚宏大，則不可得矣。

(二)詩歌音樂 『詩歌音樂』Liedkomposition 者，卽詩歌譜入音樂之謂也。 詩歌譜入音樂之舉，古代希臘卽已盛行，自初期文藝復興時起，(約在十四世紀) 直至第十六世紀止，此種『詩歌音樂』，一時又成爲風氣，如 Madrigal Balladen Canzonen, Caccias 等歌之類是也。 惟自十七世紀以來，『詩歌音樂』爲之中斷者，又二百年，直到十九世紀，乃復否極泰來，重整旗鼓，其開國元勳，當推少年夭折之奧國音樂名家許伯提 Schubert 氏。 氏生於一七九七年，死於一八二八年，所作詩歌樂譜，共有六百零三首，大抵皆選自名家之詩，其中屬於德國大詩人哥德 Goethe 者，約有百首。 至於『樂器音樂』著作中，如 C dur H Moll, C Moll 之『生風里』Symphonie，亦極著名。 繼許氏而起者，則爲前文已舉之薛滿，薛氏少時頗愛其師 Wieck 之女，欲與之締婚，而其師因嫌薛氏無相當位置之故，竟拒絕之，惟薛氏百折千回終達目的，於一八四〇年實行婚禮，既婚之後，愛情尤熱，詩歌音樂之興，不禁爲之大動，連篇累牘，汹湧而出，在『詩歌音樂』中，遂贏得一重要之位置焉。 惟薛氏因病指之故，不復再弄鋼

琴，每有所作，輒令其所愛爲之一奏，直至薛氏死後，其妻猶在德國鋼琴界中，稱爲名手，往往登臺獻技。在『詩歌音樂』中除許薛兩氏而外，其次當爲呂威 Lowe 胡朗池 Franz 葉申 Jensen 柏納謨斯 Brahms 吳爾湖 Wolf 諸人，呂威德人，生於一七九六年，死於一八六九年，其所著以Balladen爲最善。胡朗池德人，生於一八一五年，死於一八九二年，所著『詩歌音樂』，篇幅雖短，而韵味甚長，其整理巴赫亨登兩氏著作之功，尤爲人所稱道。葉申德人，生於一八三七年，死於一八七九年，其所譜『詩歌音樂』，類皆柔和可愛。柏納謨斯德人，在『樂器音樂』中，爲『維也納三傑』之承繼人，已如前面所述，其於『詩歌音樂』，亦復稱爲國手，彼在『維也納中央墓地』之中，與『樂器音樂』大王白堤火粉『詩歌音樂』元勳許伯提兩人之墓並列，可謂當矣。吳爾湖奧人，生於一八六〇年，死於一九〇三年，爲許伯提之後起者，並於其中參以現代思潮，爲『詩歌音樂』中之第一流人才，不幸病狂而死，死時年僅四十三歲。要之歐洲『詩歌音樂』在十九世紀，頗稱發達，足供吾人參考之處不少，回顧吾國，古今詩歌可譜者甚多，竟無人從事於此，殊可惜也。

(七)德國樂中之歌劇(上)

吾前文曾言德國之加入歐洲音樂世界，係自十八世紀始，其於歌劇也亦然。德國歌劇可以分爲兩期，第一期爲古鹿垓 Gluck 之舊劇改革運動，第二期爲魏伯爾 Weber 之國劇建設運動，今請先言第一期改革運動。

歐洲歌劇 Oper，肇自希臘，當紀元後一六〇〇年之頃，意大利北部佛魯冷池 Florenz 地方，受文藝復興潮流影響，一般知名之士，咸集於伯爵巴爾底 Bardi 宅內，主張恢復古代希臘文藝，而歌劇亦爲其中之一。當時音樂家中，如陌李 Peri，(生于一五六一年，死于一六三三年)。喀車里 Caccini，(生於一五五〇年，死於一六一八年)。當所譜之歌劇

Daphne, Euridice 等等，其取材多從希臘，且劇中極注重『吟誦』Recitativ 以免辭意爲音樂所掩，(吟誦爲歌劇中之一部，類如吾國劇中之說白，惟伴以極簡之音樂)。 喀車里之言曰，『近世樂中語句之意，往往因遷就音樂之故，橫切硬斬，遂使聞者不解所謂，殊屬不當，曩者希臘名哲，曾言樂中要素有三，首爲語句 Rede，次爲節奏 Rhythmus，再其次始爲音調 Ton，此三種次序，吾人萬不可加以顚倒云云』。 換言之，當日佛魯冷池諸名士之提倡『吟誦』，反對歌唱，蓋不欲『以樂害辭』以文勝質之意也。 繼陌喀兩氏而起者，爲孟特廢底 Monteverdi，(生於一五六七年，死於一六四三年) 其時適値意大利北部匯乃低邪 Venedig 地方，始創公共劇場，(時在一六三七年)。 該場所演孟氏名劇如 Ariama, Adone, Eneae, Lavinia, II ritornod Ulisse, L' incoronazione di Poppea 等，皆爲人所重視，孟氏對於歌劇除改良促進吟誦外，其於劇場樂器，亦頗有所增益。未幾，意大利南部迺阿坡 Neapel 地方，又由史喀拉體 Scarlatti (生於一六五九年，死於一七二五年)。 設立學校一所，研究歌劇，該校對於劇中調子之構造 Melodiebildung，頗加以注意，與佛魯冷池一派之專重『吟誦』者不同，換言之，昔日佛魯冷池歌劇只有其骨，而迺阿坡歌劇則更被以新肉。 本來意大利人素富於創造調子天才，又經迺阿坡學校諸名士之鼓吹研究，其易於發達，不問可知。 此爲意大利十七世紀歌劇復興以來，至十八世紀初葉之進化情形也。

再其次則爲法國，法國歌劇之發達，與意大利極有密切關係，一六四七年有巴黎大牧師名 Mazarin 者，召集一批意大利歌伶於巴黎，開演歌劇，一時頗引起法國人士硏究歌劇之興味，一六五九年法人康伯提 Cambert (生於一六二八年，死於一六七七年)。 始譜 La Pastoralee 一劇，其後復譜 Ariane, Pomone 等劇，一六六九年康氏與其友 Perrin 獲得設立

劇院 Acadimie royale de musique 專利之權，未幾，有意大利人呂里 Lully (生於一六三三年，死於一六八七年)者，前來巴黎，謀任皇帝樂師之職，乘機將康氏專利之權奪到手中，康氏受其排擠，乃不得不奔向倫敦而去。自此以後，法國歌劇，全爲呂氏把持，呂氏雖爲意人，而頗與法俗同化，所作歌劇如 Les filtes de l'Amour et de Bacchus, Alceste, Thes,e, Roland, Armide 等等，皆有法國之風，而與意大利不同，故法人尊之爲法國國劇 Franzosische Nationaloper，初不以其爲意人所譜而外視之也。呂氏歌劇在法國舞臺盛行者亙百年之久，直至德國古鹿琺 Gluck 突然而起，始奪其席以去。自呂里死後，法國歌劇作家頗爲銷沉，其中可以稱道者只有那木 Rameau (生於一六八三年，死於一七六四年)。氏一人，其餘皆碌碌不足數。那氏所譜第一歌劇，名 Hyppolite et Aricie 者，於一七三三年公布，那氏主張與呂氏相同，注重表現劇情，而反對過分歌唱，換言之，亦不欲以樂害辭之意，可謂與佛魯冷廸諸人主張相同，而與過阿坡一派之偏重調子者懸殊。惟未久，(一七五二年)意大利『趣劇科班』Buffonistentruppe 復得法政府之許可，前來巴黎開演趣劇。(歐洲歌劇可分兩種，一曰莊劇 Eruste Oper，莊重之劇也，二曰趣劇 Eomische Oper，詼諧之劇也，趣劇自十八世紀以來，在意大利方面，頗稱發達，其中名手如魯克羅扯諾 Logroscino，(生於一七〇〇年，死於一七六三年)，白爾果適色 Pergolesi (生於一七一〇年，死於一七三六年)輩，其最著者也。自意大利『趣劇科班』將各項趣劇(如 Laserva Paorona, II Maestro diMusica 等劇之類)輸入法國後當時巴黎人士遂分爲兩派，一爲『趣劇者』Buffonisten，一爲『反趣劇者』Antibuffonisten，前者爲崇拜意大利趣劇之徒，後者爲保護法國國劇之人，兩派相持，競爭頗烈，其後意大利『趣劇科班』演滿兩年，離開法國，而法國本地之趣劇，亦逐由此成立，如 Danican Philidor

(生於一七二六年,死於一七九五年) Monsigny (生於一七二九年,死於一八一七年)。Gretry (生於一七四一年,死於一八一三年)。等,其代表也。以上所述爲法國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之歌劇情形,可謂與意大利有極深之因緣者也。

再其次則爲英國,自法人康伯提被意人呂里在巴黎加以排斥後,康氏卽時逃往倫敦,並鼓吹其歌劇主張,英國人士受康氏之鼓吹,歌劇興味爲之大濃,一一如昔日意大利人之侵入巴黎然,其時有英人匹爾思 Purcell(生於一六五八年,死於一六九五年)者,遂創立所謂英國國劇 Englishe Nationaloper, 亦頗盛行一時,惟自匹氏死後,倫敦一部分人士,頗嗜意大利歌劇,常將意大利歌劇之殘篇斷簡,綴爲新劇,意大利歌伶來倫敦者,不絕於道,於是英國舞臺,遂爲意大利人獨占。當德國亨登於一七一〇年前赴倫敦時,尙係意大利歌劇橫行時代,而亨登又爲意大利歌劇名手,宜乎英人一見而大傾其心也。亨登在倫敦死時,英人竟以大禮葬之,其崇拜可想而知矣。故就英國十七及十八世紀歌劇而論,亦未脫意大利勢力範圍者也。

復次,則爲德國,德國歌劇,其始也亦自意大利輸入,其最初輸入之人實爲許遍 Schutz, (德人,生於一五八五年,死於一六七二年)。當時德國境內,如門與德蘭斯登等處,皆爲意大利歌劇繁盛之地,惟其時德國漢堡方面,有所謂德國歌劇者,亦復漸次發展成立並於一六七八年創設公共劇場,其中歌劇作家,如 Theile, Frauek, Strungk, Kusser, Keiser, Maheson, Telemann 諸人,其最重要者也。此種德國歌劇,在德國境內各地,漸代意大利歌劇而興,然尙不足與言重大意義也。至於奧國維也納方面之歌劇,則純由意大利輸入,無本國國劇之可言。

據上面所述,則知十八世紀中葉左右,在意大利方面,則通阿坡一派

因重視調子組織，與夫音樂外觀之故，其末流也，竟至偏於音調，不問劇情，往往悲憂內容，而被以愉快音樂，以樂害意，莫甚於此。 在法國方面，則意大利之趣劇侵入，而呂里那木兩氏莊劇之席，幾為其所奪。 在英國方面，則又競拾意大利唾餘，而忘其先輩匹爾思艱難締造之業。 在德國方面，國家歌劇，雖漸萌芽，然究不能與深根固蒂之意大利歌劇相敵。 至於奧國，則僅為意大利之附庸而已，更不足論。 於斯時也，有德人古鹿垓者，挺然而出，登高一呼，撥亂反正，於是歐洲歌劇前途，從此又另闢新徑。

古鹿垓，生於一七一四年，死於一七八七年，其父為管守森林之官，古氏曾於意大利研究歌劇，故其少作，猶係意大利式。 至一七六二年，彼之名著 Orpheus 出世，始昂然獨樹一幟。 一七六七年，復繼之以 Alceste一劇，並詳序其改革宗旨，一七七四年巴黎劇場，開演其名作 Iphigenie in Aulis 時，巴黎人士又因此而分為兩派，凡贊成昔日之呂里那木兩氏者，則表同情於古鹿垓一派，反之，凡性嗜意大利歌劇者，則反對古鹿垓一派而以辟啓里 Piccini（意人，生於一七二八年，死於一八〇〇年），氏為其黨魁。（古辟兩氏信徒，各擁一尊，著爲論文，互爭勝負，在歷史上極為有名）。 古氏改革歌劇之功，卽在使莊劇內容，趨於深厚，一掃從前意大利式尙輕情重外觀講音調忘劇情之習，彼之主張，頗與佛魯冷池諸前輩之說相近。 古氏常有言曰，當吾握筆製譜之時，吾必須先忘却吾為音樂家也云云。ehe ich anfange zu komponieren, suche ich zu vergessen, dassich musiker bin 其言蓋與昔日佛魯冷池音樂家喀車里所謂『首為語句，次為節奏，再其次始為音調，萬不可加以顚倒之義極似。 亦與巴黎呂里那木兩氏之注重表現劇情，反對過分歌唱者相同。 不過古氏旗幟，尤為鮮明而已。 歐洲歌劇自古氏而後，一改舊觀，直至近世歌劇大家瓦庚來 Wagner 氏，猶奉古氏為其師表焉。

繼古氏而起者爲摩擦耳提 Mozart，古氏所改革者爲莊劇，而摩氏則又以古氏精神貫入趣劇，摩氏本爲維也納三傑之一，吾於前文已詳道其生平，摩氏產於薩爾池堡 Salzburg，該地居民富於詼諧性質，而摩氏之母，尤喜滑稽，摩氏受此遺傳，因於趣劇一道，極有貢獻。 當趣劇初盛於意繼傳於法之時，其在德國方面，亦復應時發生，德國趣劇第一作家爲黑迺兒 Hiller 氏，生於一七二八年死於一八〇四年，頗爲世所推重，至一七七八年，奥皇更建築國家趣劇院於維也納，最有名之趣劇 Doktor und Apotheker（爲低塔斯篤湖 Dittersdorf 所著），則於此處開演。 摩擦耳提身逢趣劇盛行之時，更加以彼之天才，爲之創造，竟成空前絕後著作，彼之趣劇長處，卽在使意大利式之輕倩，與德意志式之深厚，融成一氣，並以古鹿垓之改革精神貫入其中，因而摩氏趣劇，在歐洲劇界，直至今日尙未有出其右者。

由此觀之，古摩兩氏一則對於莊劇加以改革，一則對於趣劇加以深造，使歐洲歌劇放一異彩，日耳曼民族之功亦可謂大矣。 雖然，使無意大利法蘭西諸民族努力於前，日耳曼民族亦未必能改革於後，蓋歐洲所有一切文化，無不由諸種民族摩擦接盪而來也。

(八)德國樂中之趣劇(下)

歐洲莊劇 Ernste Oper，自德人古鹿垓 Gluck 改革而後，一掃從前專講音調忘却劇情之習，未幾，奥人摩擦耳提Mozart 復起而改造趣劇 Komische Oper，以古鹿垓之精神貫入其中，於是歐洲歌劇，局面一新，而轉入第十九世紀時代。

歐洲第十九世紀音樂，爲白堤火粉 Beethoven 當道時代，白氏於其所著唯一歌劇 Fidelio 之中，譜入嚴肅音調，後之來者，幾無不受其影響。其時巴黎方面，有意大利人凱魯比里 Cherubini（生於一七六〇年，死於一

八四二年)，及史卜體里 Spontini(生於一七七四年，死於一八五一年)者，亦頗與白氏同調。 繼史卜體里而起者，一則爲德人買羊伯爾 Meyerbeer氏，(生於一七九一年，死於一八六四年)。買氏爲猶太籍，產於柏林，其人思想頗爲善變，彼初係純粹之德國音樂家，繼遊意大利，遂一變而爲意大利式之音樂家，後到巴黎，又一變而爲法國式之音樂家。 買氏本有音樂創造天才，稚因太喜迎合社會心理之故，遂對於音樂進化，無多貢獻，實爲可惜。 巴黎方面，除此三位客籍音樂家外，其次則爲法國本地音樂家 Halevy (生於一七九九年，死於一八六二年)。 Auber (生於一七八二年，死於一八七一年)。 Boieldien (生於一七七五年，死於一八三四年)。 Herold (生於一七九一年，死於一八三三年)。 Adam (生於一八〇三年，死於一八五六年)。 Gounod (生於一八一八年，死於一八九三年)。 Thomas (生於一八一一年，死於一八九六年)。 Bizet (生於一八三八年，死於一八七五年)。 Massenet (生於一八四二年，死於一九一二年) Sain=Saenc (生於一八三五年，死於一九二一年)。 諸人，皆對於法國歌劇，極有功勞者也。 惟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巴黎音樂家中，頗有以迎合墮落社會心理爲志者，輒造爲香艷短劇，以動巴黎人士耳目，如 Herve (生於一八二五年，死於一八九二年)。 Offenbach (德人，常住巴黎，生於一八一九年，死於一八八〇年)。 Lecocq (生於一八三二年，死於一九一八年)。 諸人，其代表也。 其後此種香艷短劇 Operette 流入維也納，與該地素擅盛名之 Walzer 跳舞相合，又成爲一時風尚。 其中作家以 Johann Stranss (生於一八二五年，死於一八九九年)。Suppe (生於一八二〇年，死於一八九五年)。 Millobke (生於一八四二年，死於一八九九年)。爲最著。

其在意大利方面，則有羅思里 Rossiui 者，(生於一七九二年，死於一

八六八年)。 所著趣劇 Barbier Von Zevilla 與摩撒耳提之趣劇 Die Hochzeit des Figaro 齊名,其所作莊劇 Guillaume Tell,一八二九年在巴黎開演,則又有凱魯比里及史卜體里兩氏之風,在魯氏之後享有盛名者,則以 Bellini (生於一八〇一年,死於一八三五年) Donizetti (生於一七九七年,死於一八四八年)。 Verdi 生於一八一三年,死於一九〇一年)。 Boito (生於一八四二年,死於一九一八年)。 諸人爲最。 至於英國方面,其間最著名者當推 Balfe (生於一八〇八年,死於一八七〇年)。 氏,惟其著作趨勢,則仍在意大利範圍之下也。

以上所述,爲十九世紀法奧意英諸國之歌劇情形,其時德國方面,則正發育培植其所謂德國國劇 Deutsche Nationaloper,其開國元勳,當以魏伯爾 Weber 爲首。 魏氏本爲羅曼主義領袖,在德國音樂界中,係極有關係之人,氏生於一七八六年,死於一八二六年,其名劇爲 Freischutz Euryanthe, Oberon 等等,不但代表羅曼主義,而且爲德國國劇始祖。 與魏氏同時之人,如史卜爾 Spohr (生於一七八四年、死於一八五九年,其著名歌劇爲 Faust,彼又爲提琴 Violin,名家)。 馬喜來 Marschner (生於一七九六年,死於一八六一年,其著名歌劇爲 Vampyr, Hans Heiling 等,馬氏身體肥胖,重二百五十磅,德人稱爲最重之音樂家) 輩,亦參與創設德國國劇之業,至瓦庚來 Wagner 氏出,德國國劇遂完全告厥成功。瓦氏生於一八一三年,死於一八八三年,其父爲警廳書記,性嗜戲劇,瓦氏因而受其遺傳,瓦氏半歲即喪其父,而母氏又復再醮,零丁孤苦,可想而知。 氏曾肄業大學,研究樂學,其後歷任德國各地音樂監督,一八三九年,瓦氏偕其婦前往巴黎,爲該地書賈編製樂譜,以度其日,因得研究巴黎前輩歌劇之機會,其有益於瓦氏前途者不少。 彼之名劇,如 Rienzi Fliegenden Hollander,等,即在此處脫稿。 惟其中 Rienzi 一劇,尙受有法

國歌劇影響，至 Eliegenden Hollander 一劇，則始獨標一幟。 自此以後，德國歌劇界中，遂有瓦庚來派與非瓦庚來派之別。 一八四二年，瓦氏由法返德，從一八四五年起，繼續發表其名劇 Pannhanser, Lohengrin, Meistersinger, Nibelungenn 等等，此外關於音樂之論文著述，亦復不少，如美術與革命，將來之藝術品，將來音樂，美術與風土，之類是也。 瓦氏不但爲音樂家著作家，而且同時又爲詩人，彼之名劇脚本，皆係自作，蓋合詩人樂師而爲一人者也。 彼之歌劇，係將歌唱，吟誦，說白三者合爲一爐，製成所謂語歌 Sprechsingen，換言之，歌唱即說白，說白亦歌唱，彼之音樂宗旨，與古鹿垓氏相近，彼僅認音樂爲歌劇全體中之一分子，不許其單獨進化，處處須與劇情適合，以達全劇之共同目的。 自瓦氏以後，德國國劇，遂完全成立，且進而爲世界各國模範焉。 然吾人於此不可不知者，即瓦氏著作，實爲前此歷史進化之結果，而非一種新式運動之萌芽，因此之故，後之作者，如欲循其故轍，以掣瓦氏而上之，實屬不可能之事，故凡有意創造將來歌劇者，非另尋新徑不可。 至於與瓦氏同時(或在其後)之音樂家，其中可以稱道者，如 Pfitzner (德人，一八六九年生於莫斯科，) R. Ztrauss (德人，生於一八六四年)。 d' Albert (德人，一八六四年生於蘇格蘭)。 Korngold (奧人，生於一八九七年)。 Mussorgsky (俄人，生於一八三九年，死於一八八一年)。 Schreker (一八七八年，生於法國南方 Monaco 自由城)。 Verdi (意人，已見前段)。 Maseagni (意人，生於一八六三年)。 Leoncavallo (意人，生於一八五八年，死於一九一九年)。 Puccini (意人，生於一八五八年)。 Biezet (法人，已見前段)。 Debussy (法人，生於一八六二年，死於一九一八年)。 Grieg (那威人，生於一八四三年，死於一九〇七年)。 諸人，皆極負時譽者也。

觀此，則知歐洲歌劇，自十七世紀初葉佛魯冷池地方復興以來，初盛

於意，繼昌於法，至十八世紀中葉，德人古鹿垓氏起而爲第一次之改革，至十八世紀中葉，德人瓦庚來氏又起而爲第二次之改革，於是歐洲歌劇，始有今日之盛況。考其發達程序，實非一蹴而幾，故凡有志改革社會事業者，要在其能繼續不斷之奮鬬耳。

(九)德國樂中之藝師

著者前文所舉之音樂大家，係以製譜著名者爲限，此種製譜樂師，德人稱爲 Komponist，蓋卽著作家之意也。製譜樂師對於一代音樂之變遷進化，常居指道促進地位，具有轉移風氣魄力，故在音樂史上極占重要位置，此外尙有專以奏樂知名之人，德國呼爲 Virtuos，譯言之，卽技藝家也。惟製譜家與技藝家之間，有時亦不能判然區別，大概歷來製譜家中，類多同時兼擅演奏之長，如李斯志 Listz 曲冰 Chopin 輩，其最著者也。至於著名技藝家中，亦無不同時兼能製譜，不過兩者相較，其製譜之名不如其演奏之名而巳。此篇所謂藝師，卽指善於演奏之技藝家而言也。

藝師之重要使命，卽在其能將作者製譜原意，依樣和盤托出，至於手法應如何靈敏，發音宜如何精確，乃其餘事。若夫吾國藝師之所謂花頭，則更卑卑不足道矣。德國歷代大家著作，類多高深宏大，非盡人所能了解，更非盡人所能演奏，譬如巴赫 Bach 所作之 Matthaus Passion，直至巴氏死後八十年，(一八二九年)。始由音樂名家門登思宋 Mendelssohn 在故紙堆中尋出，再行演奏，其時門氏年僅二十歲，一般藝師無不嗤之以鼻，以爲孺子何足解此，孰料門氏竟能演奏如法，舉座莫不大驚。又如白堤火粉 Beethovan 所作之第九「生風里」Symphonie，極爲深奧，頗難演奏，德國音樂名家瓦庚來 Wagner，氏於一八四六年曾演奏一次，歷史上皆認爲特別大事，無不大書特書。卽此兩例，巳可想見演奏大家著作之如何困難矣。演奏旣如此困難，故凡爲藝師者，須特別體會作者本意，其

勤於校勘默誦，與吾國昔日之經生家實無區別，直至自己之胸襟思想，皆與作者暗合，然後登場獻技，以全身血液赴之，奏巴赫之調者一如巴赫自身登場，所有藝師原來之「我」須完全忘却，此種境界，固非淺學者所能一蹴而至也。

在歐洲製譜樂師中，其名蓋一世者大抵屬於男子，而女子獨少，惟在藝師中，則女子成名者亦不乏人，如提琴 Violin 藝師中之賴魯達 Neruda 女士，鋼琴 Klavier 藝師則以喀狸奴 Carreno 女士，歌唱藝師 Sangerin 中之謝麗登 Schroder 女士，皆極負盛名者也。

德國樂器種類衆多，各有其超羣拔類之藝師，惟吾此文因篇幅所限不能悉選，玆僅就最重要最普通之三種藝師，（一提琴藝師，二鋼琴藝師，三歌唱藝師），依次略舉如下。

（一）提琴藝師　提琴 Violin 形似吾國之琵琶，共有四絃，用弓絃以奏之，此樂在吾國通商大埠，漸已流行，而內地則尚不多見。在德國方面，男子多習提琴，女子則多習鋼琴，故提琴鋼琴之在德國，已成爲家常便飯。惟習琴者雖多，而眞正之提琴藝師則不多覯，其原因係由於提琴易習難精之故。在歐洲提琴藝師中，以意大利之卜革里利 Paganini 氏最負盛名，（氏生於一七八二年，死於一八四〇年）。其在德國方面，則以史卜爾 Spohr （生於一七八四年，死於一八五九年）。達費提 David （生於一八一〇年，死於一八七三年，爲史卜爾之門人）。岳阿黑讓 Joachim （生於一八三一年，死於一九〇七年，爲達費提之門人）。賴魯達 Neruda 女士（生於一八三九年，死於一九一一年，與岳阿黑讓齊名，世人呼之爲「女的岳阿黑讓」）克乃斯來 Kreisler （生於一八七五年，即今年夏季曾在北京奏樂者）。補邪 Busch 生於一八九一年，現在柏林奏樂，等爲最知名。克乃斯來與補邪兩人爲現存提琴藝師中之兩株喬樹，惜前次克氏來

華時，吾國社會竟聽其無聲無臭以去，殊可歎也。

(二)鋼琴藝師　在德國鋼琴藝師中，除李斯志曲冰爾氏，兼爲製譜樂師，已於前文敘述外；其餘則如比魯 Bulow (生於一八三〇年，死於一八九四年)。航汝階 Ansorge (生於一八六二年，爲現存藝師之一)。德阿伯提 d' Albert (生於一八六四年，亦爲現存藝師之一)。三人皆爲此中翹楚，而且三人皆曾受業於李斯志之門，可謂學有淵源者也。其在女藝師中，則以喀狸奴女士 Carreno (南美人，生於一八五三年，死於一九一七年，曾一度爲德阿伯提之婦)。爲最有名。

(三)歌唱藝師　歌喉亦爲樂器之一種，人類最古樂器，即當首推自然賦與之歌喉，在歐洲十六世紀之際，有所謂 A Cappella Stil 者，卽純用各種歌喉合奏，不雜其他樂器，故歌喉之在歐洲，可以謂爲「自然的樂器」也。歐洲歌喉可分爲四種，一曰蘇拔朗 Sopran，最高音也，二曰阿而提 Alt，次高音也，三曰呑陸耳 Tenor，次低音也，四曰把時 Bass，最低音也。婦女與童子則歌蘇拔朗，阿而提兩種高音，成年男子則歌呑陸耳，把時兩種低音。往日歐洲歌者多用男子，故男子又須同時兼歌女子兩種高音，惟此種男子，必須去勢，一如吾國之宦者，現在此制業已革除，凡高音皆以婦女或童子代之，不復再作此種非人道之舉矣。在德國歌唱藝師中，以李滿 Niemann (爲呑陸耳歌者，生於一八三一年，死於一九一七年)。佛里客 Fricke (爲把時歌者，生於一八二九年，死於一八九四年) 克膺塔 Knote (爲呑陸耳歌者，生於一八七〇年，爲現存著名歌唱藝師之一，德人呼爲德國之喀魯梭，Caruso，蓋喀魯梭者，意大利之歌伶，負有世界盛名者也)。爲最有名，在女子歌唱藝師中，則以謝履登女士 Schroder (爲蘇拔朗歌者生於一八〇四年，死於一八六〇年)，阿迺根女士 Onegin (爲阿而提歌者，生於一八九〇年，爲現存著名歌唱藝師之一)，賴滿女士 Lehmann (爲

蘇拔朗歌者，生於一八四二年，現住柏林）。 爲最知名。

要之 無論提琴鋼琴歌唱藝師，其重要責任皆在將作者本意達而出之，若徒以花頭眩人，則爲識者所不取也。

（十）音樂中之民族主義

德國音樂自十八世紀以來，嘗爲歐洲音樂界之盟主，已如前函所述，惟音樂爲人類生活之表現，各民族之思想行爲感情習慣，既各有不同，則其所表現於音樂也，亦當然互異。 日耳曼民族之樂，拉丁民族不必盡懂，拉丁民族之樂，斯拉夫民族不必盡懂，推而至於各小民族，亦無不如此。因之遂有所謂『國樂』者，應時而生。

吾人每讀歐洲音樂歷史，當有兩種印象同時浮於腦際，其一，現在歐洲各大民族之樂，其始也無不導源希臘，其繼也又無不互相影響，故以吾東方人眼光觀之，直可謂歐洲音樂爲一個整物，不必加以割裂。 其二，歐洲各大民族之樂，其導源希臘也雖同，其互相影響也雖大，然各民族之固有個性，則未嘗因此而消滅，譬如拉丁民族，秉性灑落，其發爲樂也，遂流于輕逸，日耳曼民族，資質厚重，其發爲樂也，則近於深鬱，故吾人又可謂歐洲音樂爲無數之個體聚集而成。

此猶就歐洲各先進民族而言也，至於其他歐洲後進各種民族，在最近兩世紀之間，備受德國音樂影響，美術思潮，日益蓬勃，遂欲進而創造其所謂『國樂』，一方則利用歐洲各先進民族之已有藝術，他方又融合本國固有之民間謠歌，跳舞各樂，造成一種國樂，以代表其民族精神。

其在北歐也，則有所謂斯堪底那夫主義 Skandinavismus，此中代表，如丹麥音樂家 Gade （生於一八一七年，死於一八九〇年）。 Hartmann 父子，（父生於一八〇五年，死於一九〇〇年，子生於一八三六年，死於一八九八年）。 Winding，（生於一八三五年，死於一八九九年）。 等，那威

音樂家 Grieg,(生於一 四三年,死於一九〇七年)。 Sinding,(生於一八五六年) Svendsen,(生於一八四〇年,死於一九一一年)等,皆卓然成一家言。

其在芬蘭也,則有所謂芬蘭國樂,舉其著者如 Kajanus (生於一八五六年) Sibelius,(生於一八六五年) Iarnefelt,(生於一八六九年) Merikanto,(生於一八六八年) Melartin (生於一八七五年) Launis,(生於一八八四年) Wielck (生於一八七七年死於一八九九年)輩,皆各有所樹立,爲芬蘭民族吐氣。

其在俄羅斯也,則自 Glinka (生於一八〇四年死於一八五七年)始,亟欲脫離德國音樂勢力,另創所謂俄羅斯國樂,繼其後者,頗不乏人,如 Dargomyszski,(生於一八一三年死於一八六九年) Borodin,(生於一八三四年死於一八八七年) Cui,(生於一八三五年死於一九一八年) Balakirew,(生於一八三七年死於一九一〇年 Mussorgsky,(生於一八三九年死於一八八一年) Rimsky Korsako,(生於一八四四年死於一九〇八年) Tanejew,(生於一八五六年死於一九一五年) Tschaikowsky,(生於一八四六年死於一八九三年) Arensky,(生於一八六一年死於一九〇六年)等,其最著者也。 此外尙有著名俄國音樂家一人,名爲 Rubinstein (生於一八二九年死於一八九四年)者,頗有聲於國際,然其著作,係直接承繼德國羅曼主義,而非俄羅斯國樂,故記者未在此處列舉。

其在捷克斯拉夫也,則有 Smetana (生於一八二四年死於一八八四年) Dwokak (生於一八四一年死於一九〇四年)兩人,以代表其本國國樂,頗爲世所推重。

此外如英國,則有 Mackenxie,(生於一八四七年) Stanfrd (生於一八五二年) Cowen,(生於一八五二年 Bantok,(生於一八六八年)Elgar,

(生於一八五七年)輩,在法國,則有 Franck,(生於一八二二年死於一八九〇年) d' Judy (生於一八五一年)輩,在比利時,則有 Benoit (生於一八三四年死於一九〇一年) Tinel 生於一八五四年死於一九一二年)Blockx (生於一八五一年死於一九一二年)輩,在意大利,則有 Sgambati (生於一八四三年死於一九一四年) Martucci (生於一八五六年死於一九〇九年) Bossi (生於一八六一年) Perosi (生於一八七二年)輩,頗能發揚光大其『民族之聲』,不讓德國獨步者也。

以上僅就歐洲一隅而言,其派別已複雜如此,吾人於此可以想見歐洲民族個性之如何發達矣。 以同處歐洲之民族,對於音樂一道,尙不能彼此盡量了解,今欲以思想行爲感情習慣迥不相同之東方人士,而求其充分了解歐土音樂,則其爲道之難,更不待智者而知。 舉其著者,約有三端:第一,西洋人習性豪闊,故其發爲音樂也,亦極壯觀優美,吾人每聽歐洲音樂,常生富貴功名之感;東方人恬淡而多情,故其發爲音樂也,頗尙淸逸纏綿,吾人每聞中國音樂,則多高山流水之思;換言之,前者所以代表城市文化,後者所以代表山林文化也。 第二,西洋人性喜戰鬬,古代西洋美術如圖畫詩歌等類,頗多讚美戰爭之作,其在音樂中,雖不如圖畫詩歌之直接描寫戰爭,然以好戰民族發爲聲調,自多激昂雄健之音,令人聞之,輒思猛士,固不獨軍樂一種爲然也;反之,中國人生性溫厚,其發爲音樂也,類皆柔儒祥和,令人聞之,立生息戈之意;換言之,前者所以代表戰爭文化,後者所以代表和平文化者也。 第三,西洋古代美術,多與宗教有關,音樂一事,尤爲敎堂卵翼之物,直至德國音樂始祖巴赫 Bach,其名著猶多關於敎堂音樂之作,反之,吾中華民族生息於孔孟學說之下,養成一種「哲學民族」,雖有外來佛敎,然智者僅以之作哲學研究,文學修養,愚者則以爲避禍求福之具,且信之亦極不堅,譬如家有喪事,可以同時使僧道合處一堂,

共同祈禱 此則為歐洲「宗教國民」所萬無之事，至於耶教之在中國，則實者不過欲藉此以為救國工具，因此遂有所謂「耶教救國論」之發生，亦與歐洲之純粹宗教思想不同，其不肖者則僅藉洋勢欺本族而已，更與宗教風馬牛不相及；中國人既與宗教關係不深，故其發為音樂也，亦多以陶養性靈為主，甚至於僧道唸經，亦以民間流行妖艷小 ，雜入其中，（吾蜀道士唸經，往往於齋滿之日，登壇放戒，其所奏調子，多雜以悅耳小曲），甚矣「哲學民族」之不足與言宗教思想也。

西洋音樂既有此三種特色，與吾中華民族本性一一相反，則中國人之不懂西洋音樂者，勢也，非可勉強為之者也。 雖然，中國人不懂西洋音樂，可也，不懂西洋音樂進化，則不可也，（因研究西洋音樂進化，可以為改造吾國音樂師資，其中所用之科學方法，尤可取材）。 再退一步言，不懂西洋音樂進化，可也，不懂本國固有音樂，則不可也，懂之，而不能使其發揚光大，則更不可也。

吾國人對於『音樂家』一名，往往以為專指吹彈歌唱之人，此實大誤，歐洲所謂音樂家，大約可分下列四種：（一）製譜樂師 Komponist，如巴赫 Bach 是也；（二）奏樂藝師 Virtuos，如曾來北京之克乃斯 Kreisler 是也；（三）音樂評論家 Musikschriftsteller，如魯河里遲 Rochlitz，是也（四）音樂歷史家 Musikhistoriker，如呂滿 Riemann（生於一八四九年，死於一九一九年），是也。 此四種人對於音樂之進化，皆極有關係，吾國若欲改造舊樂，非有此四種人材，同時產生不可。 德國兒童無不了解唱歌，（因國民學校教授一切民間流行歌曲），德國少年無不學習跳舞，二者皆與音樂修養，極有關係，至於中等以上家庭，則更無不設置鋼琴一具，或其他鋼琴簫笛之類，子女自十歲左右起，卽聘請私人教授音樂，雖値此戰後經濟困難時代，亦毫不吝惜，報章雜誌，更有專欄，討論音樂，故德國音樂之

有今日，非偶然之事也。

吾國素以『禮樂之邦』自豪於人，禮也者，小而言之，則爲吾人起居進退之儀，大而言之，則爲日常待人處世之道，要之，所以指導吾人外面之行動者也。樂也者，小而言之，則爲陶養吾人性靈之具，大而言之，則爲散佈人類和平之使，要之，所以調諧吾人內心之生活者也。吾國孔子以此二事，養成吾人今日之『中華民族性』，蕃衍於大地之上，與各强族並存，雖屢爲人所征服，而終不至於滅亡者，賴有此也，今日雖瀕於危殆，而吾黨猶可致力，使吾頹廢民族復興者，亦賴有此也。至於古禮古樂之不宜於今者，吾黨自應起而改造之，以應世界潮流，而古人制禮作樂之微意，則千古不磨也。今人競言『愛國救國』從事政治改革運動矣，而吾黨則更請先言『愛族救族』，從事社會改革運動，蓋未有社會不良，而政治能良者也，未有民族不强，而國家能强者也，喚醒民族改良社會之道奈何，曰自禮樂復興始。（錄申報）

心理研究備忘錄

余 家 菊

陳氏讀法測驗　（六月二十二日）

修平兄於中華教育界第十二卷第三期發表了一篇朗讀測驗與默讀測驗報告，我略略地翻着看了一看，發現一個不甚妥當的地方，就寫信告訴他。昨天接着他底回信，說是他底那次測驗祇是一個初步，將來還要核正。因此，我又把該篇找出來一看，越看越有意思，於是索性把他推敲一翻，一來鍛鍊細密的心性以爲將來創製測驗品的預備，一來就我底力之所能及的去指出幾條可供修平注意的地方。

測驗品底問題　修平所用的測驗資料共有三種，即默讀測驗，讀法測驗一，讀法測驗二。我前次批評的，就是默讀測驗。因爲測驗中所提的問題，就是學生表示已否了解之唯一機會。假使問題不得當，就無從考察被測驗者已否了解。那便是測驗之失敗。本測驗既是注意於朗讀與默讀之比較，要看哪一種讀法最宜於意思之吸收而且吸收得快。提出問題當然要針對此點，但是該測驗，似乎忽略了此點！所提出的問題共二十個，其中有爲：

「梨園行業」四字怎樣？

「屈老爹」三字是什麽意思？

「須臾」二字怎樣講？

「齊眉」二字是什麽意思？

這四問，我覺得完全與讀法無關，與意思之吸取無關，最多不過是考得出他從前知道這幾個字否？他現時記得否？所以用以測驗識字是可以的，測驗文字科的造就是可以的，乃並用以測驗一般的讀書能力也可以，

但是現時的目的是在比較朗讀與默讀之優劣，應該注意在現時的歷程，而極力去掉知識上的障碍。 修平於其文中所列舉的測驗應該免除的事項共計十三件，都有價值，然而他這種出題法，就犯了其中“記憶”這一條，足見科學這種事，非極精密不可，而精密的態度又非一朝一夕所能養成。

單就出題說，測驗一二比默讀測驗好。 然而也還有可以商榷之處。

事情怎樣才可以改變？這一問太大，犯了該篇中所述要免掉的“複雜思想”一條。

詩賦與策論大不同的性質在何處？此問與上問完全逸出讀的資料以外，所問與所讀簡直不發生關係，能答的不讀就能答，不能答的無論用朗讀法或默讀法都不能答。 再且這類的問題，寫起來，很費事，本測驗的時間有限很不相宜。 再且給分數也難定標準。

試用一句話，把全篇底大意說出。 此題凡兩見，讀法測驗要不是這一個題目，幾乎無可指摘。 此種問題之能否對答，全看個人底智力何如，是試驗抽繹能力時用的，與朗讀及默讀無關。

關於出題的，祗有這些可說了！其次我還有一種臆想——止於臆想而已——就是教材要能迎合兒童底感情，而測驗品則須極力避免兒童感情之發動。 因為感情可以妨害他底適宜的動作，躭誤他底時間。 使吾說而確，則該篇的測驗資料如賈氏兄弟底行為等都過於容易引起感情，似亦非上等材料。

結論問題修平有三個結論，都是以為默讀比朗讀好。 這種結論也許是對的。 西方做這種研究的人很多，雖說結論不大一致，要之，默讀之重要漸為一般人所承認不過就測驗論測驗，修平底張本似尚未到可下論斷的時期，略嫌論斷匆促 haste conclusion。何以？試就他底正試效率表一觀察之。 摘該表與我底申論有關的如下：

測驗別	讀法測驗一						讀法測驗二					
組別	朗讀組(原甲組)			默續組(原乙組)			默讀組(原甲組)			朗讀組(原乙組)		
效率別	速度	了解	總效率	速度	了解	總效率	速度	了解	總效率	速度	了解	總效率
人			1.13			14.63			18.78			21.32
		(從略)	6.51		(從略)	9.30	(從略)		4.28	(從略)		6.34
			8.37			26.66			17.94			21.32
			4.38			20.28			5.34			3.81
			12.43			7.44			15.24			6.93
			9.90			9.30			2.49			7.49
			4.38			9.30			4.38			6.42
別			8.37			6.50			9.63			5.11
			11.97			5.84			13.42			7.12
			10.41			12.43			19.68			10.11
			4.38			11.60			3.65			1.03
			7.92			2.19			2.01			3.24
			9.90			2.65			23.24			8.01
			6.93			1.44			3.65			2.16
			8.91			2,12			6,23			8.64
			8.91			13.82			4.38			2.16
			15.93			1.59			15.06			10.80
			7.41			7.41			8.64			12.96
中數			7.87			8.99			8.99			7.56

總效率中學比較表

組別	朗讀	默讀	默勝朗
讀法測驗一	7.87	8.99	1.12
讀法測驗二	7.50	8.99	1.49

列表之後，修平從而加以說明曰：我們可以由此得個結論：

默讀底速度，了解，和總效率，均勝於朗讀，至少也可以相等。

修平是根據中數立論的，未曾計算變異度，變異度不指出，中數之真價值很難判斷，這未免是一疏忽之點。據統計家講，要比較兩種中數或其他，總要其相差的價值在理論的價值 Theoretical Value or Theoretical error 至少四倍以上才有重要的意義。玆試代修平作點計算，看看結果何如？

玆試求出各組之平均變異數 Average Deviation

人別	朗讀組(原甲組)		默讀組(原乙組)		默讀組(原甲組)		朗讀組(原乙組)	
	總效率	變異	總效率	變異	總效率	變異	總效率	變異
	1.13	−6.74	14.63	+ 5.64	18.78	+ 9.79	21.32	+13.86
	6.51	−1.36	9.30	+ .31	4.28	− 4.71	5.31	− 2.22
	8.37	+ .50	26.66	+17.61	17.94	+ 8.95	21.32	+13.76
	4.38	−3.49	20.23	+11.29	5.34	− 3.65	3.81	− 3.65
	12.43	+4.56	7.44	− 1.55	15.24	+ 6.25	6.93	− .63
	9.90	+2.03	9.30	+ .31	7.49	− .50	7.49	− .07
	4.38	−3.49	9.30	+ .31	4.38	− 4.61	6.42	− 1.14
	8.37	+ .50	6.51	−2.48	9.63	+ .64	5.11	− 2.45

11.97	+4.10	5.84	− 3.15	13.12	+ 4.13	7.12	− .44
10.41	+2.54	12.43	+ 3.44	19.68	+10.61	10.11	− 2.55
4.38	−3.49	11.60	+ 2.61	3.65	− 5.34	1.08	− 6.48
7.92	+ .05	2.19	− 6.80	2.01	− 6.98	3.24	− 4.32
9.90	+2.03	2.65	− 6.34	23.24	+14.25	8.01	+ .45
6.93	− .49	7.44	− 1.55	3.65	− 5.34	2.16	− 4.50
8.91	+1.04	2.12	− 6.[illegible]4	6.23	− 2.76	8.64	+ 1.08
8.91	+1.04	13.82	+ 4.83	4.38	− 4.61	2.16	− 5.40
15.96	+8.09	1.59	− 7.41	15.06	+ 6.07	10.80	+ 3.24
7.44	− .43	7.44	− 1.55	8.64	− .35	12.96	+ 5.40
7.87	+26.48 −19.49	8.99	+46.41 −37.69	8.99	+60.69 −38.85	7.56	+37.79 −34.75
	45.97		84.10		99.54		72.54

甲默讀中數＝8.99＝m_1

甲朗讀中數＝7.87＝m_2

乙默讀中數＝8.99＝m_3

乙朗讀中數＝7.56＝m_4

甲默讀平均變異數＝$D_1 = \frac{\Sigma (d)}{n} = \frac{99.54}{18} = 5.53$

甲朗讀平均變異數＝$D_2 = \frac{\Sigma (d)}{n} = \frac{45.97}{18} = 2.55$

甲默讀中數之理論的差異 Theoretical error ＝$E_{m_1} = \frac{D}{\sqrt{n}}$

$$= \frac{5.53}{\sqrt{18}} = 1.21$$

甲朗讀中數之理論的差異＝$E_{m_2} = \frac{2.55}{\sqrt{18}} = .57$

甲默讀平均變異數之理論的差異$=ED=\frac{D}{\sqrt{2n}}=\frac{5.53}{\sqrt{2\times18}}=\frac{5.53}{6}=.92$

甲朗讀平均變異數之理論的差異$=ED_2=\frac{2.55}{6}=.43$

甲默讀中數中數與朗讀中數之相差為$M_1\sim M_2=8.99-7.87=1.12$

兩中數之相差之理論的差異為$E_{m_1}\sim_{m_2}=\sqrt{E^2_{m_1}+E^2_{m_2}}$

$$=\sqrt{(1.24)^2+(.57)^2}=\sqrt{.57+.33}=\sqrt{1.90}=.46$$

兩平均變異數之相差異為$D_1\sim D_2=5.53-2.55=2.98$

兩平均變異數之相差的理論的差異為 $E_{D_1}\sim_{D_2}=\sqrt{E^2_{D_1}+E^2_{D_2}}$

$$=\sqrt{(.92)^2+(.43)^2}=\sqrt{.8464+.1849}=\sqrt{1.0313}=.34$$

乙默讀平均變異數為 $D_3=\frac{84.10}{18}=4.67$

乙朗讀平均變異數為 $D_4=\frac{72.54}{18}=4.03$

乙默讀中數之理論的差異為 $E_{m_3}=\frac{4.67}{4.46}=1.05$

乙朗讀中數之理論的差異為 $E_{m_4}=\frac{4.03}{4.46}=.90$

乙默讀平均變異數之理論的差異為 $ED_3=\frac{4.67}{\sqrt{36}}=\frac{4.67}{6}=.78$

乙朗讀平均變異數之理論的差異為 $ED_4=\frac{4.03}{6}=.67$

兩中數之相差為 $M_3\sim M_4=8.99-7.56=1.43$

兩中數之相差之理論的差異為$Em_3\sim m_4=\sqrt{(1.05)^2+(.90)^2}$

$$=\sqrt{1.1025+.81}=\sqrt{1.9125}=.46$$

兩平均變異之相差為$D_3\sim D_4=4.67-4.03=.64$

兩平均變異之相的理論的差異為 $ED_3\sim D_4=\sqrt{(.78)^2+(.67)^2}$

$$=\sqrt{.6048+.4489}=\sqrt{1.0537}=.34$$

又$M_1+M_3=8.99+8.99$　　平均數$=8.99=M_{aa}$

$M_2+M_4=7.87+7.65$　　平均數$=7.76=$Mba

Maa$\sim$Mba$=8.99-7.76=1.13=$Mx

$D_1+D_3=5.53+4.67$　　平均數$=5.10=$Daa

$D_2+D_4=2.55+4.03$　　平均數$=3.29=$Dba

Da$\sim$Db$=5.10-3.29=1.91=$Dx

$Em_1+Em_3=1.24+1.05$　　平均數$=1.15=$Ema

$Em_2+Em_4=.57+.90$　　平均數$=.74=$Emb

Ema$\sim$Emb$=1.15-.74=.41=$My

$ED_1+ED_3=.92+.78$　　平均數$=.85=$EDa

$ED_2+ED_4=.43+.67$　　平均數$=.55=$EDb

EDa$\sim$EDb$=.85-.55=.70=$Dy

$\frac{Mx}{My}=\frac{1.13}{.41}=3$　　$\frac{Dx}{Dy}=\frac{1.91}{.70}=2.7$

宗上面的計算(假使我沒有數字的錯誤),無論是分看或合看,實有的中數與平均變異數大率都不能超過理論的差異三倍以上。所以單從統計上講,這種證據似乎還不足以做結論的根據。祗有一個算法,於某點略於修平有利。記之如下:

$D_1\sim D_2=2.98$

$+D_3\sim D_4=.54$

$3.52\div2=1.76$ 兩平均變異數之兩個相差之平均數

$ED_1\sim D_2=.34$

$ED_3\sim D_4=.34$

$.68\div2=.34$ 兩平均變異數之兩個相差之理論的差異數底平均數

$1.76\div.34=5$

祗有此處實有的數目超過理論的數目五倍。但又有一不利之處隨之,所以究竟致此現象的因象安在,是一疑問。查此結果是因於甲組默讀

$M_1 \sim M_2 = 1.12$　試驗變異太大而其朗讀試驗之變異又極小。至其

$M_3 \sim M_4 = 1.43$　眞因素，還待分析。

$2.55 \div 2 = 1.28$

$Em_1 \sim m_2 = .46$

$Em_3 \sim m_3 = .46$

$.92 \div 2 = .46$

$1.28 \div .468 = 2.8$ 是實用的數目僅超過理論的數目二倍半以上，假使不是我計算錯了，則此種資料不能用作根據，更無疑義。總而言之，朗讀與默讀，是哪一種好，本測驗還未能示其指要。修平已說過，還待大規模的試驗。但是小規模的精密測驗亦有同等價值。因爲大規模的測驗可使騷動的因素互相抵消，小規模的測驗則可用控制之力使此等因素不至發現。

手續問題　一種測驗之成敗，除去測驗品之精製與被測驗者之愼選以外，所關甚鉅的就是測驗底程序。許多結論之不同等多由於程序之不同。究竟哪種程序最好，各人意見不一，未可强同。然而爲製定標準測驗計，程序上總宜十分注意於騷動因素之除掉。今本此意，以審視修平所用的程序，可是我要申明，並不是想强修平以同意。

「同時令甲組朗讀，乙組默讀」這個辦法，我想，默讀的人不免有幾分受朗讀的人底影響，於默讀的效率似乎有些不利。

用兩種測驗品，去測驗兩組人之兩種讀法而一種測驗品祇測驗一組人之一種讀法。此種辦法，內面所含的致變的因素太多：(1)兩種測驗品之性質，構造，難易，是否大致相同；(2)兩組人底能力雖說分組過一次，究竟是否完全可靠；(3)兩種讀法，是否產生不同的效果。我們底目的，是要考察第(三)層，於(一)(二)兩層底影響，宜設法去掉。修平底辦法，可代表以：

測驗 1	測驗 2
甲朗　乙默	甲默　乙朗

我主張用下面的辦法：

第一測驗	第二測驗	第三測驗	第四測驗
甲組	乙組	丙組	丁組
測驗$_1$(朗)	測驗$_1$(朗)	測驗$_1$(默)	測驗(默)
測驗$_2$(默)	測驗$_2$(默)	測驗$_2$(朗)	測驗$_2$(朗)

我底意思是：(1)測驗品之創製，若出以精密的分析，比較地易於控制，雖說是兩種測驗品，實際上可求其相等；(2)用之以測驗同組的人，則能力不齊的因素可以去掉；(3)因此，朗讀與默讀底結果可以直接比較，且可逕求其相關度。又慮第一試之不可靠，於是有第二測驗，此與修平底復試之用意相同。第二測驗是測驗第一測驗之可靠或不可靠(自然，第二測驗可靠不可靠，也是一個問題，)能使甲乙兩組之能力相似最好，不然，即就乙組測驗$_1$(朗)之效率與測驗$_2$(默)之效率，去求其比例率 Ratio 用此比例率與甲組兩種測驗之比例率相較，則其可靠與不可靠也很易判斷了；又慮測驗品$_1$與測驗品$_2$雖說用過細密的工夫求其相等而相似，但是仍恐無意中相去仍遠，致使結果不可靠，故用第三與第四兩測驗，將原來用作朗讀測驗的改為默讀測驗，將原來用作默讀測驗的，改為朗讀測驗，此與修平之一種測驗中都有兩組(默與朗)之用意相同，所不同的是，我底辦法是使被測驗者不變。又丙丁兩組可以互相審核與甲乙兩組同。我底辦法之利益：

(1)每一測驗中，無被測驗者能力不齊(祇說能力，別的且不提)之弊。

(2)各組默讀與朗讀可以直接比較。

(3)甲對乙，丙對丁，各可互相比較其結果，以定各該測驗之價值。

(4)甲乙對丙丁，可以互相審核其結果，以視現行各測驗品對於朗讀與默讀是否發生不應有的變動。

我覺得這種辦法，較爲方便，卽如欲求默讀與朗讀的相關度，用修平所公佈的材料，就不容易，因爲他總有兩個不同的因素——被測驗者之不同與測驗品之不同，或被測驗者之不同，與讀法之不同——所以不便結合起來。但是各人底見解不同，我不敢硬說我主張的辦法好。

修平又用一面讀，一面答的辦法，同時去求速度數與了解數。我覺得這個內面又發生一個難題，就是答語的繁簡與寫字的快慢。有人寫得快，答得簡的，自然所得的速度快而被承認的了解數亦多，不然就反是，再且了解是吸收，答題是發表，發表力與吸收力是否完全一致，也是一個問題。因此，我覺得，測驗應分兩種，一爲研究用的測驗，一爲教育用的測驗。教育用的測驗，將吸收與發表放在一起，是可以的，因爲兩種能力，都是學生所應有的。爲研究用的測驗，則宜分析到極精極微，因爲不如此，不能發現眞原因更不能爲分量之判斷。修平底目的是在比較默讀與朗讀孰善，故我認爲是研究的測驗，因之，我覺得還須爲進一步的分析。卽如了解與速度，是否以不同時測驗爲宜，也是一個値得注意之點。

此外我還想就修平底材料而將了解與速度之相關度算出，並看看修平底總結果是否受速度式了解一方面底影響過大。但事忙，寫不及。

我友余君家菊對於我去年所作朗讀測驗與默讀測驗報告多所批評甚爲感激！他的批評不但可以指出我的測驗許多缺點，並可改正測驗的方法。我以此時忙於從事他種研究一時不能與余君詳細討論，故先行將他的批評單獨發表，甚望余君與我他日有暇再爲周密精確的實地試驗以補我前次篳路藍褸的缺點，想亦余君與讀者所樂聞也。九月二十五陳啟天附誌於東南大學。

戲 謔

La Blague

法國蒲萊浮斯德 Marcel prévost 著

李劼人譯

(婦人書簡之一)

色西爾·古達兒姑娘致麥歇魯意·得·里士瞥

你委實的令我害怕你，我至愛的魯意，我生恐你一曉得這件你所謂為『感情的遊戲』時，不免又要笑我，我覺得多麼的為難，多麼的慚愧，來告訴你今天我要說的這番話——我是一個小蠢人，極懦弱，極尋常，和別的婦女們一樣的……因為要把我的感觸說出來，所以那種人人皆有的表現就來到了我的唇上，來到了我的筆底，加之我所感觸的，又相信常是這種自然而然的事，常是這種足以感觸有情人們的事……對於你這位萬事精明的人，卻怎麼樣做呢？無論甚麼事，你都以為是『戲謔』——沒奈何，我這封信，依然把我聽熟了，讀熟了的幾句話，自然都是和我情形相同的小蠢人的話，來開始罷：『朋友，當你看見這封信時，我早已不在世上了……』但我想來這番話只須到了眼睛裏就會令你大笑的，我想來這番話在你看來也只覺得是印板文章，是頑笑戲本，是價值一個蘇的小說罷了——啊那！你的一切心意我完全知道的。於是，我也不敢再寫下去了；我只曉得……然而卻是真的，吾友，你的色西爾快死了，當你看見這信時，一定早死了…

不要笑罷，只這一次，施一點恩惠好了，我至愛的魯意……像我這樣年紀，又很強健，死本不是快樂的事，不過人家卻甘心死，一句話說完，人家太不幸了！這事當然值得愛友的一點悲傷；縱不必要很多很多的悲傷，縱不必為死者哭泣，至少也該正正經經的來聽這消息，至少也不要笑，至

少也不必再『戲謔』了！……吾友，我只要求這一點兒；這一次且讓我把藏在心頭的一切愛情的蠢想，一切印板的文章，一切價值一個蘇的小說說出來罷……千萬不要笑話……這是最後一次我囉唆你；你可以許我說麼？……

魯意，你聽，你從不曾把我待你的柔情，狂熱的柔情淵意過一點來……當你把我獲到手時，我自然已不是一個不解事的女郎……人家既生在巴黎，又生在像我父母的這種窮人家裏，又有了二十歲，人家當然不是一個不解事的女郎了……只是，我敢在這位快要來裁判我的上帝前給你發誓說，我却從不曾屬身於一個人的；我的愛人，我完全是一個清白人，我的身體也和我交付與你的心一樣，是十分的清新的……但你在那時仍一樣的不覺得：你還譏笑我的抗拒，還用着許多極殘忍的言語，極難堪的『戲謔』來譏笑我，使我在這兩句：『魯意，你要曉得，你是第一個呀！……』之後，竟不敢再向你說了。 哈！上帝！那時你竟大笑起來！你還這樣的說：『你業巳曉得這事了呀！你業巳做過的了；不過再做一次便了，真好笑！』但我心裏早愛上了你；我就讓你把我獲得了，除此之外，也都是一樣……你便把那事領受起來和你應該領受的沒有分別……實實在在，我原打算失身的時候總應該先得一點溫柔的言語，總應該先得一點醉心的愛撫，總應該在一個秘密的所在，比如在鄉下：一所小房子，只住我們兩個人，周圍都是樹木；大家住在這里，就像一夫一妻似的，只須八天，甚至兩天也好——隨你願意住幾天就幾天……可是，當我冒昧向你提說這心願時，你却帶着一種使我害怕的狂笑(因我那時還沒有聽見這種狂笑的習慣)，問我：『奈何我不喜歡茅草房哩，奈何我不願意你去穿那魯意十六時代的牧羊女的衣服哩……』於是，我就不再說了，你自然明白……我便在一家酒館的小房間裏，那般貧家女子每夜因爲飢餓而自棄的一張沙發上屬身於你了……唉！……

……不管怎樣，假如不因我心愛你，這英吉利咖啡店的一夕眞要算做我生命中最可惡的一個紀念了！……

……但是，這可怕的一夕，我終要讚美他，旣然他許可我給了你一點愉快，旣然我覺得，只有這一次，我確乎是被你愛了的！被愛嗎？應該寫出這個字嗎？若是他不使你狂笑，他便眞有惹你煩惱的能力了。這個字，在我們生關係之初，當眞常不斷的來到口上，不過很快的你就不慣再提說他了……每每那種柔情的盲動使我把手臂挽着你頸項時，而這些：『我愛你，我的愛人！』的話就從我心坎上湧到口頭……你哩，依舊用着你那親熱的『戲謔』言語來迎受這種可憐的願心——這願心本沒用處，只是倒很踏實的。你的回答或者是：『妙呀！』或者是：『唱點你的情歌，我的愛神！』或者是：『我麼！只不過是狂亂！』我不曉得你說的這些話是不是用來使人開心的，也不曉得能不能使別的婦人們一啓笑顏：至於我，簡直同一把冰冷的尖刀似的插在我身上……但是，魯意，你本不是沒良心的人。何以你要這樣使我痛苦呢？你心裏以爲是不要緊的嗎？

你絲毫不注意，寧可說你從沒有留心把這些經過情形看一看。你自以爲我是因你而有幸福的了。但你始終沒有給過我一點快樂的使人有希望的生活，比如那種過佳節的，戲園的，看賽馬的，賭博的，宴遊的生活之類——我知道甚麼？……啊！可惡的生活，他只換了我多少背你偷墮的眼淚啊！我生來就是一個沒有一些斯智慧的小家女子，但我却生有比二十人還多的心，比二十人還多的柔情軟意：不過我却把他遮掩着和一種罪惡似的，並且隨時都在惱恨我沒有智慧。我之惱恨不只是爲我，也是爲的你，因爲我明明知道你旣被許多婦人的愜意的『戲謔』所勾引，而又不高興你情婦的這種小胆的沈默……哈！吾友，這些話都是你向我說過的，都是你每次察驗了，我那不可救藥的無智慧的頭腦之後說過的！我總這樣自解

的說道(我實在覺得這就是我奇蹙的地方!):『別一個女人自然比我聰明,但她却不很愛你,魯意!……』有一天你竟有勇氣答應我說:『我很討厭人家愛我!……愛情原本要活潑些才好,同着一個沒有一點戲謔來開心的情婦……唏!與正式結婚的何異!』

……我至愛的朋友,你何嘗正式結婚來:只是同着一般比較放蕩的婦人們來欺騙你可憐的色西爾罷了。 我當然可以把這些證據給你拿出來的,就是有一次居然不把你負心的事瞞我並且老老實實流露在我眼裏的證據。 便是平常你也幾乎告訴過我了,或者便在你不檢點你言說的時候,我早已猜着了!……那時,我煩惱極了,心也碎了,我却不敢哭,我却不敢責備你一句!……只有一次,我偶不經心的露出了一點愁容,你便詫異的瞅着我,這詫異確乎不是故意做作的,於是你就向我說:『怎麼!嫉妒起來了嗎,現在?我們曾發過誓不負心的嗎?我們兩人不俱是自由的嗎?你歡喜我,我歡喜你,止此就够了;我們之所以要聯合着在這婆娑世界中相傍而行的,不過要盡力來減少我們的煩惱;謝上帝!我們幸而還保存着我們的獨立在。』

我就努力的來媚悅你,吾友。 我敢向你發誓說我曾盡量的來領會,來取得那生命和愛情,因爲你對於他們旣怎的高興……旣怎的戲謔。 我又勉强裝得很淡漠的,雖然被人欺騙了却强忍着不啼哭,强忍着不痛苦。我又故意裝得很快樂的,心裏頭只管橫着一股死氣,或者比死還惡劣的,却故意的來歡笑。 我把這痛苦的喜劇,爲你,爲我,演得有將近一年的光景。 我現在居然得着了你親手放在其中的可怕的成功了。 你澈底以爲我竟被這肉慾的感情,竟被這『價值一個蘇的小說』治愈的了。 你澈底以爲我竟爲戲謔征服的了,所以你更用着他來玩弄我……

其實,不呀!……我只是沒有氣力來奮鬬了,來撒謊了!……我的手段

已把我弄得疲憊不堪。我異常驚恐的來懊惱這手段，我改了過了。所以這一次，至少我也得把我的真思想告訴你，把我的真靈魂指示你。你方知道我原痛苦過來，你方知道你那每一種偏私只算塞了一塊破布在我心裏；你方知道一年以來你只是把這顆可憐的殉情的心放在脚下踐踏，從未想着問或給他一句正經的溫柔話……

這不是你的過錯，我知道的；這是那偶然之神的過錯，他把我們聯合起來，而我却很少有彼此了解的地方。我決其你一定要大大吃驚的，曉得你的小色西爾原來是爲悲哀而自殺，原來是要舍去這種殘酷的生活的，便是你給與她的開心的快樂的生活……或者你才懂得世界上還有這樣一種不同的愛情，一種不但不『戲謔』，而且還痛苦，流血，乃至死亡的愛情……在世界上，你也不致再把你那種令我痛苦的痛苦施之於別一個了……

請了，吾友。我去得並不怨你，我這可憐的心仍永遠屬於你的。一根洋火放在煤炭爐子裏，在床上睡一小時，便萬事全休了；(註)我從此也不再囉唕你了……我這種辦法，既不在你那裏做一點聲響，又不在街市上走漏一點新聞，除了你，不使一個人知道我的死因，可走得合了你的口味麼？既然我死得這樣秘密，這樣知趣，你或者不再戲謔這死者，或者不以爲她太浪漫了麼？啊哪！愛人，我還打算死得更秘密些……但是怎樣做呢？不要恨我罷。不要譏笑我罷……不要把我忘記得太快了……我哩，我愛你……請了，吾友！

(註)色西爾是要用煤氣把自己窒死，所以如此辦法。

新　春

Nouveau Printemps

法國蒲萊浮斯德 Marcel Prévost 著

李劼人譯

（婦人書簡之一）

波桑侯爵夫人致馬丹打司格

我親愛的諾厄米，今天正是我四十二歲的時候，比你剛過四十歲的稍長一點。我四十二歲了：做過了兩次母親又做過了一次祖母；和你一樣，已走到生命的停脚處來了，凡是人家念過或是聽過的每一句言語，凡是向我們身畔事物上擲去的每一度眼光，好像都在通知我們說那自誤的光陰已收了場了，應該在仁愛和熱誠中間去求一個退休之地才是。

不過我並不愁悶，並不煩惱；我依然用着三十年前我們在修道院讀書之際互相攜着一同去偷看那初萌新芽時候的快樂來，敬禮這三月間的初陽。你瞧，彷彿我才二十歲似的；彷彿我又變少年了，變得和我們偷看新芽時一樣的少年。我多麼的歡愉。

是的，我很歡愉！啊！務請你不要譏笑我這番心腹話，因為只對於你一個人，我才敢說，我才打算說的。你是我親愛的女友，你的痴想，你的痛苦，你的歡愉，許久許久都同我心中相印的了。我非常的歡愉，我這歡愉中間還帶着許多在青春情慾時最容易把那不寧的心情鼓盪起來的狂熱的溫柔，和瘋魔的願欲哩。應該把他說出來嗎？我覺得再沒有比今天這樣歡愉的了。

這事不知不覺就成了功；好像許久許久就註定了，所以才同暴風雨似的忽然就迸發了起來。實實在在，我於第一次看見這少年時——這是去

年暑假之初的事，因爲教我兒子預備聖西爾學校畢業考試的功課，他方到彼桑來的——大家也說這個又嚴重，又胆小，又精細的少年在我跟前來的這一天，我是怎樣的失神，我的靈魂也再沒有比他看我時，也再沒有比他同我把握時那樣的顚倒了。於是，就從這晤面的一分鐘起，我便感覺得在我和他的中間竟發生了一種秘密的緣法，一種彼此投合的需要，卽是一種互相在精神上貫澈的需要；我猜定了我們將來一定要成爲朋友，成爲溫柔的朋友。但絕沒有想着成爲情人。因爲直至那時我尙是一位爲衆人恭敬的貞節婦人哩；你自然明白的！

啊！諾厄米！從七月到九月的假期，在我過去的光陰中燦爛得眞和繁星一樣。羅伯爾和我，我們很快就成知交；我還拿了許多甜密的和靈巧的言語把他的羞怯解除了，我們是婦人，我們當然曉得這秘訣的，我們更懂得那些簡短的言語眞足以把最大胆的勇氣，最有力的引誘弄得冰銷瓦解的。若是在十年前，不消說，我一定要對於這個無經驗的孩子頑多少狡獪的！我一定要設法先使他注意，然後以一種驟然的冷淡和聰明的拒絕去激動他，把他引到狂怒難堪的境地上，以實驗我們的魔力。但是，我親愛的，我並不曾頑過一點狡獪。似乎光陰於我已經有限，不容再損失這些寶貴的時間來做那無益的虛僞。我只光明正大的向我這位西席表示出來我很喜歡在他的身邊；我也毫不向他遮掩說他的面目，他的丰度，乃至於他的聲音都是可愛的；我並勸他把教我兒子功課的時間和他自修的時間都拿來貢獻給我。若果他稍有經驗，稍有惡習，三個月中簡直有二十次的機會他都可以把我得到，我也一定心甘情願的委身的。但他只是讓人家去愛他，疑他，想他。所以我很崇拜他。

我崇拜他，返轉把我弄得很不寧，差不多很胆怯了。他哩，他可愛我麼！一定的，他也很高興在我身邊的，我發見他也心甘情願的來親熱我。

但是他之愛我，可也愛得像情人一樣的麼？畢竟他想不想我？當我獨自一人時，我就這樣對着鏡子自己問自己。我勉强冷冷淡淡的，老老實實的來評判我的面目，猶如我們評判外人的面目一樣。啊那！我覺得我還很體面，不過是一種被年華，被母氏的劬勞，被愁苦，被覺悟犧牲過的美麗罷了。我親愛的，何以這種犧牲最初總在我們的臉上留下痕迹呢？任憑我們檢點着把其餘的地方藏下，使得到暮年之境上還一樣的可愛，一樣的少年，何以在我們身上總先老却這一部分，使別人一眼就看見了呢？我說的這番話，卽是一位年過四十倘極端莊的婦人，而且直到這時，在他丈夫眼中還矜然自持的婦人所說的這番話，可驚着了你嗎？嚇！我還恐在羅伯爾眼中並不像是年輕人，我還極希望是被人想慕的婦人哩，因此，我只願有一個偶然之神一旦把這隱藏在長袍和褻衣之下的秘密給他啟發出來，見得這個身軀並不曾老，我敢斷言的！這個身軀從頭項直到脚脛比任何一個處女的身軀，在愛情中，還比較可羨，還比較嬌豔哩！不錯，我，就是我這位端莊婦人，就是我這位做過母親和祖母的婦人，曾用了多少妓女的手段特爲羅伯爾把我的肩頭，我的手臂，我的胸部故意露出……出浴之後，我也曾把我那件緊貼在肌膚之上完全透明的輕羅浴衣罄在外面……我爲何要老實說出這些來哩！我愛他。

然而，假期的光陰快得太可怕了；轉瞬就到了九月。我的兒子業已考上了；羅伯爾不能再留居在波桑只如平常過客——平常朋友一樣；他快要和我們告別了，在他和我的中間還不曾交換過一句心腹話。當我想着立刻我便要和他暌違了，想着在我生命旁邊倘可過活一些時的這條生命快要過往別處過活去了，想着立刻便有一些婦人把這位可敬的孩子緊摟在她們的手臂中，聽他的媚語受他的接吻時，彷彿我這條生命差不多就要收場，彷彿已看見我的棺材大大的在我跟前打開了的一樣，任憑我焦心苦

應的打算尋覓一個方法把他留下來或者至少也可再看見他。　但我却尋不着。

好啊！這方法竟有了；比甚麼還簡單；不過尋出來的却是我的丈夫。

九月二十二日，侯爵在我們選區中競爭下議院的選舉，由於他的熱忱，由於他的地位，居然在衆候補人中選舉出來。　當我們要實行往巴黎去居住的時候，那最大的願心居然得償了，我丈夫請我去說道：『我親愛的朋友，這眞好極了，我已成了大名。　我原不打算飛聲議院，也不想和我們的朋友曼和弗萊貝爾對抗的。　不過，一個選區的受委人却不能不做一點事業，這無非是一些奉差的工作以及和選舉人的關係之類。　因此，我很想發些議論，只是在我的年紀上，我又不願意在故紙堆中去用工夫。　我理應要用一位書記才好。　你看年輕的羅伯爾如何？他還聰明，勤敏；他又沒有職業；我給他這個職業於他倒很有用，並可給他創出多少關係來，我敢說他一定可以出頭的。』

這是國家的恩惠。　我何必詫異。　而且我還提出了許多問題。　侯爵俱自任了，末後離開我時便向我說：『你對於這少年比我知道得更消楚些。　請你先去告訴他，強迫他答應了方好。』

是時已是晚間十點半鐘。　我心裏又滿意又擾亂，不能再留在屋裏了。　我遂在肩頭上披了一條肩巾，走入那極黑暗，極寂寞的花園。　我剛剛走出去，一舉眼：就看見羅伯爾住的那間房裏尙有一縷燈光爍然在玻窗後面；他還沒有睡。　忽然就有一個思想來到我的腦中，並且立刻把我鼓動起來：就是上樓到這間房裏去，趕快去看這個親愛的孩子，把侯爵的計畫告訴他，要求他答應。　所有那些合不合理的問題，所有那些廉恥的難關；我一概不管了。　到我敲他的房門時；他用着一種不注意的聲音說道：『進去！』一定以爲來的是僕人……於是我就進去了……但我剛剛跨過房

門，一望見羅伯爾坐在他書桌前，穿着一件不曾扣好的襯衣和一條褲子，他的面孔被燈光照着時，我忽然就沒有勇氣了：咽喉也緊了，我這種無恥的行爲也發現了。我覺得地板竟在我脚下活動起來；忙用指頭抓住門框，若不是羅伯爾趕快對我跑來，把我抱在他手臂中，我一定要跌下去的。

啊！這昏暈居然清醒了！羅伯爾跪在我身旁，他的指頭已被我胸襠的鐵鈎抓傷了，他那金色頭髮緊緊貼在我的唇邊！我便這樣絲毫不動的好幾秒鐘，讓他去服伺我；其後我便捧住那體面的腦袋，把他輕輕的舉起，在那微顫的眼簾上，和那半閉嘴唇上吻了吻……當他還報我接吻的時候，我遂悄悄在他耳畔說道：『現在，你是怎樣想着我的？』他答說：『我敬愛你……求你不要拒絕我！』

罷！我何必抗拒。所有他要求我的，在這溫柔的良夜中我完全給了他。凡那般舉止滯緩，逐漸逐漸才失身的，都因爲她們並不是眞正的在愛這個人。在如此的許多分鐘內難道我所曉得的，只是他那顧盼若迷的眼睛嗎？——只是他那接吻不休的嘴唇嗎？我都忘記了，只留得我那最狂熱的夢境，只記得羅伯爾歡喜我，愛我，得到了我……一直到我們分手的時候，我方想起了把侯爵的言語告訴了他。

他爲我的柔情答應了。他就隨我們到巴黎來……

諸事如常。這場夢已過了四個多月，我的幸福並不曾減少一點，似乎我依然是很被愛的。羅伯爾和我，我們在一所房子內過活，好像一般自由情人和正式夫婦的生活一樣。我懂得你一定會詫異的，一定會誣爲沒道德的；你一定要尋思這眞果是我嗎，我在最被人逢迎的時候且不曾有過情人，返轉到兒子已成人方在自己家裏放蕩起來？不錯，這眞是我；我居然做了這事而且並不內疚。我太愛羅伯爾了，就因爲他，我才不惜來冒犯社會的醜詆和輕蔑的！不過，得虧上帝的恩惠，我並不曾使一個人蒙過

羞辱;我的孩子們都不在我的身邊。 待他們在我旁邊時，我自然只能給他們一些貞節的模範的。 我的丈夫哩,十年以來只算是我一位秘密而忠實的朋友;——我並不曾把他應有的吝與過一點。 至於那少年人哩，我已是他的情婦,我已把最可羨慕的良心都給了他了：即是一種絕對的,無功利的，忠誠的愛情紀念——一句話說得完便是怎麼樣拿生活來騙他的心情，怎麼樣顧及以後種種的惡劣光陰特爲他預備一個藏身之所……

並不,我毫不內疚……而且還失悔剛才說了許多自愚的話。

我敬愛他,告訴你罷!

附 錄 一

我國教育之集中，統一與獨立

周太玄

我國現時無論爲政治革新、社會改善、生活豐富，或發揮固有文明以及吸收他有之文明，其根本惟一之道路，皆非建設一適合時、地、人三者之眞正「中華民國教育」不可。所謂中華民國教育，即是範成中華民國之模型。此模型當由吾中華民族自己產生之；換言之，即應由吾民國國民自行選定與吾輩之歷史、習性、要求最相適合之教育。此爲根本問題之根本要點，應絲毫不容他人之越俎代謀，不許少數之把持壟斷，尤不許有作用者插足於其間。

國民共有之教育，爲國民全體謀福利，爲一種公權，實亦一種公共義務。其切近吾人之生活安危，一如公共衛生；其支配一羣之治亂興亡，一如基於民意而來之根本大法；均爲一種神聖不可侵犯、不容假借，應隨時隨地由羣衆負責監督注意之一大事。

民國成立已十餘年，此種根本的樹人大計，不但僅在枝節敷衍，未建立普遍的確實的根基；而且在內，則因人因地，自爲風氣，結黨營私，惡習不除；在外，則漸漸轉爲外人侵略之時髦政策與教會傳道之絕妙機關。不但不自長進，與人以可乘之隙；且又熟視無覩，或更轉相推銷。某國立大學及天津某私立大學之校長，旣已以校長名義列名於美英基督教會之中國基督教育大計劃矣；而所謂代表國家之外交官，除大部分全不了解、噤若寒蟬者外，其餘又多仰駐在國政府與資本家之鼻息而推波助瀾。比如此次庚子賠款退還興學一事，各國皆不肯輕輕放過，欲借以有爲，不肯爲無條件之退還，甚者且欲以之補助其在華之教會教育；而吾國之某外交官固倘揣摩其意而發爲迎合之宣言。雖然，凡此種種，其根本原因，皆由於吾國教育之根本基礎未定，眞面目未現，有以啓人覬覦之故。如美英基督教聯合會大計劃之將吾國劃爲若干學區，每區設一大學、若干中小學；實因吾國至今尙以教育區域與政治、軍事區域相混合而未有特別之規劃，且又無以地域人口爲標準之適宜大學以分配於全國，是無怪他人之越俎代謀。又如教育與政治無適當之界線，每當政治紊亂之時，教育亦隨之紊亂；即使有一貫計劃，亦將因之受牽制而難實現；此亦爲他人乘隙而入之一重要原因。

數年以來，國中高遠知本之士，亦多早見及此，欲從根本上使教育能與時代呼應，循序漸進。如前此各省教育會聯合會對於學制之改革運動，與南北教育家之創建中華教育改進社，皆可認爲吾國新教育之曙光。顧因根本大計未立，事實上之障礙未除，終未能使教育界有穩固不拔之根基與通盤籌算之計劃。而尤可注意者，其中枝葉零碎之改革，分道揚鑣之立異，旣使人才、經費、時間皆不經濟，又漸染成自爲風氣割據把持之惡習，反使新教育之前途生許多題外之文章。著者不敏，有感於此，願以一得之愚，專從事實上、計劃上與讀者一商榷焉。

我以爲吾國教育之根本隱患，在不獨立；其所以不能獨立，在不能統一；而不能統一之故，則在人力、財力、精神、物質等之不集中。因此，欲確立後此新教育之根本大計，必須爲謀根本獨立之道；欲求事實上眞正之獨立，必須事實上確能辦到統一與集中。此下請剖析論之。

在現行各種教育制度上，大率不出兩種方式：一屬於統制的；一屬於自由的。此兩種制度之本身，無長短可言；然就民族之歷史、習性及時代需要言之，則二者之中，確有相宜與不相宜者在。例

如，新興或新變之民族與國家，因須於短時間內實現其預定之教育上之計劃與目的，勢非有一種普遍的確切的計劃不可。使此計劃完全見諸實行，自非有整齊劃一之制度不可。故屬於此種者，其教育制度當然屬於編制的。反之，在歷史較久或改革甚漸之民族與國家，在教育上久有漸進之經驗，又有已成之習慣，則初無須乎整之使齊、編之使一。前者如日、美、德、法，後者如英國，其實例也。以我國情形言之，當然不屬於後者；其需要一種精神融貫身臂相助之齊整制度，當無可疑。然吾國之教育現狀則何如？

其次同屬於新興或革命之國家，因其政體組織及性質之不同，其所需編制齊整之教育制度之情形又異。如君權或政治元首宰制之國家，其教育制度多倚政治以行；蓋因其政治之變動小而施行易也。反之，政治易於變遷之國家，因恐其教育受政策更迭頻繁之影響而根基不固，因此其教育對於政治常保持有相當之獨立。前者如日、德，後者如法蘭西是也。以我國之政體，當然不屬於前者。因此，不但在理論上教育對於政治應保持相當之獨立，而在事實上尤須有眞正之獨立。十年來事實上詔吾人者，吾人固寢食不能忘也。

由上言之，吾國教育之急需一眞正獨立之教育制度，在理論及事實上皆可無疑；然就吾國教育制度之現狀言之則何如？

第一、教育對於政治未保持相當之獨立　在近世各國，多倚依歷史的習慣與事務的方便，常將教育列為通常行政之一。既取其便於追隨國家之大政方針，一方亦因教育行政根本有不能脫離其他普通行政而完全獨立之故。然為顧及教育本身之發展與鞏固計，於教育部之外，常有其他之集會，以處置一國教育上之最高問題。此種全國教育最高會議，至少亦與教育部平行對立；有時且能左右教育行政。此外又有中央國家或皇家學會，能擔負一國最高學術問題，以補救教育行政上之不逮。有此二者，故其教育行政雖伴政治而進退，然其根本大計不致動搖。即使遭遇有動搖之虞之時，亦可收調劑及保護之功。至於我國，則一切教育行政以及學術事業、文化事業，既全統屬於一教育部；而除教育部外，又無其他調劑及補助機關。昔有教育上重要問題，雖亦常以會議式研究之；但此僅為變象之部務會，列席者不過該部部內之人員。近雖間延一二大學教授參與其間，但名義未定，去取由彼，實際上仍未有補益。至於教育部，在行政上既占一不重要地位，而實際上又窮冷可憐。所謂教育總長，往時雖亦隨陰晴不定之政局，朝張暮李；但猶甚客氣，所上下者，尚大率係教育界知名之人。今則江河日下，愈出愈奇。且因係冷曹，乃不免為下等政客之插足地。近年來，蓋已屢因總長之故，而引起教育界全體之騷動。恐長此以往，即彭允彝所演之活劇，吾人尚不敢即謂為觀止。教育行政之最高機關，其情形何以如此不堪？是否對於全國教育界有惡影響？此種惡影響將繼續擴演至何種程度？此種不良之現狀當以何種方法根本救濟之？此等殊為目前最急迫之問題；推而言之，即認為中華民族命運之根本問題，亦非過情之論。我以為一切教育上改革發展皆將視此擊頭之問題以為轉移。

第二、教育對於地方未有眞正之權力　一國教育之最高行政機關，既保受政治之拖累，不能自拔；而其對於地方上應有權力之行使，則又因其本身信用日減之故，不能收身臂之效。於是一國教育界漸呈一苟且衰敗之象；而尤以中初級教育界受其影響為最大。此蓋不可諱言，實為吾國現時一種最可注意之現象，因教育行政之實施或改革，實有賴於教育部在各地方之能否行使其權力；其權力之能否實行，又當然視其信用如何以為斷。此蓋與第一問題有關。若第一問題得相當之解決，則此問題可以附帶解決。

第三、教育行政與學校課程之隔膜　學校課程，實際上本爲教育之重心。蓋所謂教育行政者，其最大目的在監督或擔保學制之實現與其改良，及綜理與此相關之事務。而所謂學制者，不過爲由廣義至狹義之對於課程之一種規定。蓋必達到課程，始直接與被教育者相接，而爲教育者之主要工具。是皆非透徹了解課程與校務，不可與言學制之改革與其推行。以近來國中教育界的現狀言之，教育行政上之人物，對於學校之根本事務，多不了解；每有任非所習，直可謂爲「外行」。且一遇集會之時，所召集者，亦多爲各地教育會或高等教育之辦事人，不但對於中小各級之校課甘苦利弊茫然不知，有時即本校之校務課程，亦不甚了了。在此臨時之集會中，欲其對於他人之提案有如何切實之是非，本爲難事。吾人今試問：學制與行政係何作用？若有改良之必要，應以何爲標準？此種改良，應偏重於何種機關與何類人物？此又係第一第二問題之外之一獨立而重要之問題矣。

第四、教育行政及分類教育之經濟不獨立　此爲有目共覩之苦狀，亦爲人所共知之教育根本問題。然欲其有相當之解決，則不得不俟教育行政相當獨立之能眞正實現。蓋教育行政之不能相當獨立，則經濟獨立全係空話。經濟不能獨立，即使一時驟稱有辦法，亦將時時受政治之影響而有名無實。此不但中央爲然，各省及縣、鎭、鄕亦莫不然。故教育經費之獨立，蓋無單獨解決之道。

第五、學術事業之建設無望　一國之文化學術，有非教育行政與學校教育所能包括者，即學術事業是也。在吾國現行制度之下，學術事業與教育行政及學校教育尤無關係。國家既無最高之學府學會，以爲一國文化學術之代表者與判斷者；而行政與學校又因缺乏此等機關之幫助，在「質」上之發展亦大受影響。奈國人對於此層，未嘗注意。（惟見報載國會議員黃攻素君曾有此項提議，但後似未曾議及）。此等設備，其與高等教育有重要之關係；亦猶高等教育對於中級教育之關係相同。爲謀新教育根本辦新之建設，此事亦當同時並舉。

凡上所舉，僅爲人所共知之教育界上之重要缺點。今吾人與其枝枝節節，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如直切了當，就事論事，勸求其共同之總因，而尋出其根本解決之道。吾人須知，除此諸種根本病因之外，尙有乘虛而入之可怕外魔，方將乘吾人於漠視無覩之際，以急切建樹其侵略之根據地。例如，外國之政治家則欲藉教育以遂其政治侵略之目的，資本家則欲藉教育之力以造成其一己捆賣之商場，而宗教家、教會等則早已在中國根深蒂固以教育爲其傳教之手段。今綜國內之大、中、小及男女教會學校計之，蓋隱隱乎有奪席居主之勢。設使吾人猶不自振拔，則數十年之後，即使喘息尙存，而所謂民族特性者，已爲人柔擾潛移而不留影跡矣。

方今問題之根本，不在中小學教育，不在高等教育，亦不僅在教育行政，而在教育界全體之根本組織與此根本組織之根本原則，以及此可成一氣之教育界對於政治、對於財政以及一國文化思想之位置與其關係。今試簡單言之：

第一、關於教育行政者　在理論上、事實上，教育均有不可不自異於普通行政之處；且與司法相同，應有相當獨立之價值。

(一)教育部及其總長，在國務員中，無聯帶負責之必要。因無論何人所組之內閣，皆不能以教育行政上之方針爲其上下台之根據。因其利弊非目前所可判別；其大規模之更改，又非短時間中所能舉辦。政策二字，在其他國務上，其效用與實力甚大；但在教育上，則適相反。以其在政策方面活動變化之可能性甚少，故在國務各部之排列上，不占重要地位，而事實上，教育總長又每每非組閣員中之重要人物。且組閣人才缺乏時，甚至有濫竽充數者。故：

「教育部在國家政務之中，雖仍可包括在內閣以內，但其位置性質，至少應與現行政體中之參

謀部相等；即教育部總長應由大總統特任，其去留應以教育行政本身爲標準，不當與其他之國務聯帶負責。」

但在事實上，由總統自意選擇，既甚不妥；而由國務總理推薦，亦不相宜。故推薦及同意之權，應皆屬於一種專門機關。此專門機關爲誰，即下言之最高教育會議是也。因此教育總長之任命應爲：

「由最高教育會議推薦，由大總統任命；或由大總統提出於最高教育會議，得其同意，然後任命之。」

教育總長之任命，既與參謀總長略同；教育行政大計劃之不能輕易變更，亦與參謀部所司之全國防戰大計劃不能輕易更改相似。則教育部及其總長，在國務會議之地位，亦可相比照。至於部務及部內組織，現行者亦多缺點，容當於他篇論之。

(二)教育行政，除教育部外，則爲地方教育行政。就現行制度言之，其不便之處甚多，亟宜徹底改革。其改革之原則當爲：(1)地方教育行政區域之區分，不必全依政治及軍事上之區域。(2)地方教育行政應與國立大學合作。因此，吾人主張將全國劃分爲十學區：例如第一區爲直隸、河南、山東及三特別區；第二區爲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第三區爲陝西、山西；第四區爲江蘇、安徽；第五區爲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第六區爲浙江、福建兩省；第七區爲兩廣；第八區爲雲南、貴州；第九區爲四川、川邊；第十區爲甘肅、新疆。(十區之中，以第一區爲最大，因其與中央教育行政機關相接近。其次第二區，因地理上之特別情形。其次爲第五區，因其交通便利，且武昌亦頗適中。)每區擇適中及重要地點，設一區學院、一國立大學及一區教育會議，綜理一切高等教育、中級教育、國民教育、社會教育、平民教育及其他特種教育等等。各區學院及大學，均統屬於教育部；但其內部組織及更改，則應由最高教育會議將其議定之條例交教育部頒布執行之。

地方教育行政機關之職權性質，須視教育部之職務性質爲轉移。若在現行制度之下，因教育部在根本上先有若干弱點，自有運用不靈、貌合神離之弊。但若教育部及其首長能依上述改革之後，則中央教育行政對於各區自能收精神貫注、運用自如之妙。

第二、屬於教育立法者　教育之根本大綱，可由國會議定。至於屬於制度組織及一切專門事務等，則非另有適當之合議機關以主之不可。若此項機關所產出者，無非教育界之普遍及根本的組織；既爲全國教育命脈所關，自應由各方面協力組織，再加以教育界有學識經驗之人，則對於重大問題，當能有適當之解決。故亟應設立一「全國最高教育會」。

此爲一國教育之常設最高立法機關，與教育部及教育總長爲教育行政首長者處於對等地位。其組織法，應由國會議決公布之。其職權除製定關於教育之一切成文法外，又有推薦教育總長及同意總統所提出之教育總長之權。

其本身組織，應有確實代表與有關係之各方面之權力。其會員中之最不可少者爲：教育部總次長各一人，衆議院議員代表六人，參議院議員代表三人，國家學會代表四人或六人，十國立大學校長，十區學院長，全國中小學校校長代表若干人，全國學術團體聯合會代表若干人。此外教育界名宿而未居職位者，得由會中議決加聘爲會員。此會每年至少開二次。有必要時，教育總長得召集之。但會員有若干人以上之認可，亦可自由集合。此外應設職員，如秘書、編輯等若干人。每次開會之後，應製定詳細報告書，頒布全國；或平時辦一定期出版物亦可。

其次在各學區中，亦應有一學區之最高建議機關，以爲一學區中各種教育機關交換意見、解

決問題之地。故每區應設一「第□區教育會議」

其組織法，由最高教育會議製定。其會員應爲：區學院院長，本區大學校長，本區大學各科學長，本區視學員全體，本學區中小學教職員代表若干人，本學區中小學校長代表若干人，本學區學術團體聯合會代表若干人；并得延聘本學區教育界名宿若干人爲會員。亦應舉辦定期之會議報告。

最高教育會議與區教育會，得於每次大會閉會時，組織一委員會常川駐留。或爲特種問題，亦可組織委員會繼續研究。

教育立法，關係於教育全體之榮枯；而立法機關之組織，實爲其關鍵，吾國亦常召集全國教育聯合會矣，但其性質既僅僅屬於教育總長之諮議機關或爲團體之自由集合；無一定之組織，一定之職權，而其中分子亦不過僅爲各省教育會之代表，故只能代表一部分一方面之意思。其有未身任教職者，此中甘苦，不甚深知；而爲教職員者，其意見經驗又多囿於一隅。況此種會議，又非常設機關。會員間匆匆識面，轉瞬即別，其意見上亦每有客氣及隔膜之病。此種會議所產出之議案，雖有甚可取者，亦不能必教育部之執行。故自來教育界立法大事乃由教育部獨任。然教育部終爲行政機關，其首長每係普通之政客，其部員每係普通之官吏，欲於區區部務會議上解決及建設重要之事件，豈非難事？雖該部有時遇重大問題，曾聘請教育界名宿、大學教授參加其事，但仍與上之教育聯合會相似，不過僅充顧問機關，其效力仍屬有限。吾國教育立法之事、其過去及現況既如此，故十年以來，均死氣沉沉。即不得已而有所議決改新，亦未嘗談及根本。即如最近頒行之新學制，因小學之教職員無人參加，於是在小學教育之推行上不免有若干之障礙；因學術團體未行參加，新學制中又不免有顯然之缺點。此皆未曾集思廣益，又無負專責之立法機關以專任之之故也。

故教育立法機關建設之亟不可緩，與教育行政之亟議改革，實爲同等的重要。

第三、屬於學術之最高機關者　一國專門學術之代表，學術上問題之判定，以及一切關於學術上製作、發明、發現之鑒定與獎勵等，既不能屬於教育立法機關，又爲教育行政機關所不能舉，於是不能不另有一最高之學術機關，收集全國績學專門之士，分門設位以專司之。此即各國之所以有國家學會也。此種機關，實爲教育界上之一最急問題，而吾國無人談及。雖吾國科學不發達，特出碩學之專門人才太少，但除自然科學以外，其他如文學、哲學、法政、教育、美術上，實不乏人；況經師大儒，巋然特存者，尚屈指可數。國家學會亟宜缺勿濫主義，先爲人設立，又何不可！

但國家學會之產生，須特別注意。因歐洲各國之國家或皇家學會，多係由歷史嬗遞而來，或係由國會因承認私人學術團體而成，（如法國國家學會之發端，不過 Godeau, Gombault, Chapelain, Desmaretes, Habert, Cerisy 等之一文學新聞討論交換會，其後漸漸爲專門的分類。至一千六百三十五年，遂提出議會；至一千六百三十七年，方由議會正式通過，成爲法蘭西國家學會）。我國不能做效。但最初之建設，可由國會組織委員會以司理之。先由機關團體之推薦與個人之自請，然後由委員會着手調查其著作學績，將其調查所得及去取理由編爲詳細報告，頒行全國，任人討論，而委員會遇必要時，得重行偵查，務期翔實，然後於一年或半年後正式交由兩院通過，乃宣告成立。此後有缺須補者，則由本門會員推選，由全會大會通過之。（例如該學門，定額爲六人，若缺其一，則由五人推薦，由大會通過）。

國家學會之組織大綱如下：（一）國家學會由衆參兩院組織委員會建設之。（二）國家學會應區分爲理學、文學、哲學、藝術四大門，各門分爲若干類。（三）每類設會員定額若干席。（四）每類設繼

書記一人，由會員任之，另聘雇書記事務員若干人。(四)國家學會設外國名譽會員若干席。(五)國家學會設中外通信員若干席。(六)國家學會各門自訂辦事細則。(七)大會主席臨時選出，不設會長。(八)國家學會會員、名譽會員與通信會員皆係終身職。(九)會員通信員有年俸，聘雇人員有薪金。(十)每門自訂會員名譽會員及通信員之選章。

國家學會之地位，與教育部及全國最高教育會平行。國家學會常設於首都地方，中央政府每年應支與以定額之經費，不受一切政治外交之影響。

又如法蘭西國家學會，於學術上之分門外，又有一總門，以位置能代表民族特性、代表時代及左右一時思想或有豐功偉烈者，如柏格森、霞飛、福煦、克里蒙梭、法郎士、潘家賚等皆屬之。我國是否照辦，應由國家學會成立後，自行決定，或由兩院委員會預決定之。蓋此種設置，不必以學識為標準，而特以功績為標準，考核尤難定也。

第四、關於教育經費方面者　教育在國家行政中，既立於相當獨立地位；而其性質又含時間性甚大，國家若不為設備一永久獨立之財源，則一切盡成空話。我以為教育經費，應分為三種：(一)教育行政經費，(二)普通教育經費，(三)特別教育經費。此三種性質各不相同，界線宜分明，款項之來源亦不能混淆。現在中央及各省教育界經費上恐慌之不能救濟，即因教育行政經費與普通教育經費未嘗分明之故。以普通教育經費而望政府每月發給，此眞最滑稽之辦法。我所分之教育行政經費，即指廣義的教育行政，包括教育部、各區學院、最高教育會議、區教育會議之經費而言，又可名曰間接教育經費，蓋屬於教育之事務者。至於普通教育經費，則指學校經費而言，即直接用於學校者。除私立學校不計外，凡國立、區立、市立、鄉立之各級學校經費皆屬之。此種經費，可以為共同之統計，而不可為共同之預算決算，尤不能挹彼注此以盈虛相補，亦不可時豐時嗇隨國家及行政區域之預算為轉移。簡言之，即應絕對的含有永久性與獨立性。特別教育經費，即指臨時教育經費及國立、區立、市立、鄉立之一切學術與其他教育事業，如博物館、圖書館、公共實驗室、平民教育設備、社會教育設備，以及定期講演會，特種補助教育機關，教育學術展覽會、獎勵金、救濟金等，既不能歸入教育行政經費，亦不能附屬於普通教育經費者而言，亦宜有相當之獨立及可靠之來源。

讀者試細思，全國教育經費之現狀，當可瞭然於上之分類之必要。此殊宜明辨其性質，分別其界線，使彼此不能互相影響，而事業不致因經費而衰退停頓。故我以為教育經費宜依下之原則，而加以確切之保證：

(一)屬於教育行政經費者，仍算為國家行政經費之一部分，列入於預算決算案中。政府有伸縮權，但此種伸縮以不搖動教育行政之組織為限度。

(二)普通教育經費應由國會或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分別指定恒定之稅收、國產、公產或官營事業之恒定收入為其基本金及常年經費，既與教育行政經費了不相涉，更與國家財政盈絀無關，一經指定，劃歸某校之後，所有權即完全轉移，使此基金或常年經費成為永久的、獨立的。

(三)屬於特別教育經費者，應分為二種：一為臨時的，如博覽會、調查團、研究會之類，當然為政府預算中之一種特別支出。二為經費的，其中又分為兩種：一種係開辦費，一種係常年費。前者係一時的，或作為國家臨時支出之一宗，或預先規定於本年之教育行政經費以內；後者為經常的，若能與普通教育經費相同，得有確實之指定收入固佳，否則，由教育行政經費中按年撥給亦可。但此項款項，因係屬於特別教育經費，不得縮減，不得挪移。

上列所舉，不過其犖犖大者，然却絲毫不可忽畧。因經費之來源，實有關於事業機關之性質。經費不定，固不能使教育有相當之發展；卽來源不正，界線不分，亦可使制度之精神日形隱晦。故吾國教育之新建設，因須從制度之革新下手，尤宜同時得有相當之確實的經費。

所謂中華民國之教育，若果能一一照上說而實行，於是乃可談及第二層問題。所謂第二層問題者，如課程問題、教授方法問題、新制試驗問題以及學生之畢業生活問題等是也。我非謂此等第二層問題在現在不必過問，實因為根株未穩，葉枝的培補實無甚有效。

如果能照所標列者一一實行，本文所揭櫫三大原則，卽集中、統一與獨立，自可以眞正實現。例如教育經費一經依其用途化分之後，普通教育經費之用於小學校者，不仰給於政府而得以一定之款辦一定之事。特別教育經費，不論其額之多少，亦可為專儲款，隨續興辦。卽使政局不寧，教育行政經費時受影響，然教育之根本則不因之而受影響。此教育經費之對事務而集中也。教育立法機關既經設立，各機關之有教育經驗與見解者既得展布之地；（如最高教育會議中之兩院代表當然須舉其中之最內行者）。而身居教育界有一定職守之人，亦得隨時以其經驗所得，供大衆參攷；（如最高及區教育會議中大中小學代表）而一方不在其位而有攻錯之賢能者，又得以禮延聘，則人才之集中亦庶幾矣。全國教育界有相當之基礎，有一定之規劃，又絕少意外之阻力，則教育界之精力、財力、才力自然集中。必須有此集中之事實，然後可以表現統一之精神，不致使一國之中自為風氣，教育方向因人以轉，甲省以之為軍國主義之製造廠，乙省以之為拜金主義之策源地，或者一校中亦今日東摸，明日西倣，無有一定之計劃，惟視風尚以為轉移，使教育界精神渙散隔閡，或更轉相攻訐。故統一與集中在吾國教育界皆為根本之問題，能集中，能統一，然後眞正能獨立矣。

今將理想之教育制度上所論列者，列為數表，以表明其關係與內容：

（一）　教育行政統系表

- **教育部**
  - 教育總長由大總統任命，但須得最高教育會議之同意。
  - 教育總長對內閣不聯帶負責。
  - 教育總長為全國教育行政首長。
  - **區學院**
    - 為一學區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
    - 院長一人，由教育總長薦任。
    - 區視學若干人，由教育部委任。
    - 本區國立大學校長及各科學長若干人。
  - **國立大學**
    - 為一學區之最高學府，並同時與區學院合辦一區教育行政事務。
    - 校長一人，由區教育會議推舉，由大總統任命。
    - 各科學長若干人，由本校校務會議推舉。
  - （區學院、國立大學）合辦本區之：
    - 專門教育
    - 中級教育
    - 國民教育
    - 平民教育
    - 社會教育
    - 及其他與教育有關之一切附帶事業

（二）　教育立法機關統系表

最高教育會議 ———————— 區教育會議

最高教育會議

為全國教育立法之最高機關。
其組織係：
教育總長一人，
參議院代表三人，
衆議院代表六人，
國家學會代表四人（或會內各門各舉一人），
各國立大學校長，
各區學院長，
全國中級教育教職員代表若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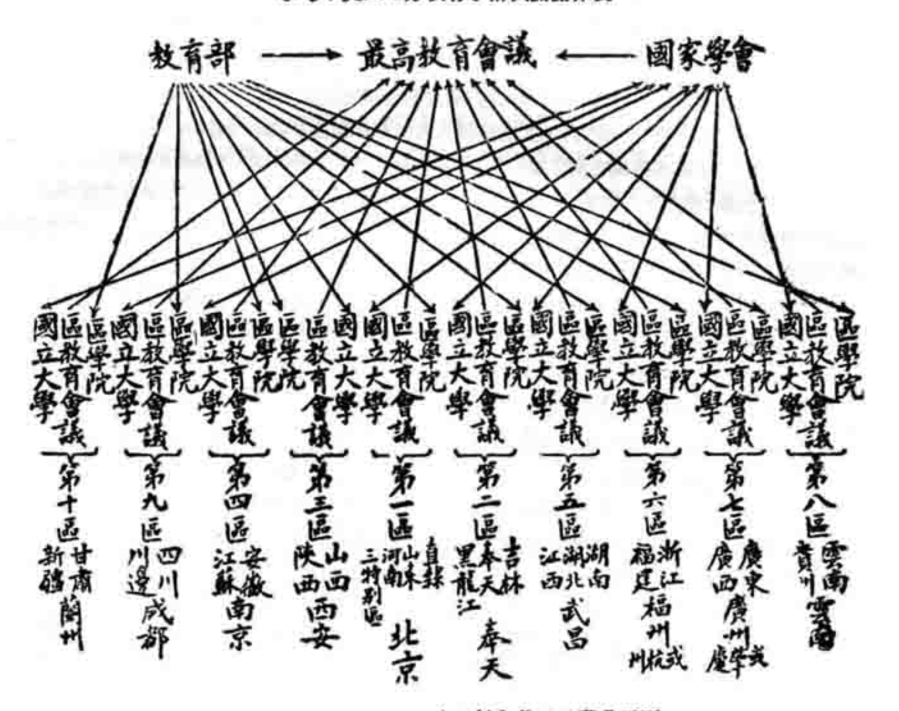
區教育會議

一區之教育建議機關
其組織係：
區學院長一人，
大學校長一人，
本區大學各科學長，
本區視學員全體，
本區中級教育教職員代表若干人，
本區小學教育教職員代表若干人，
本區私立各學校代表若干人，

全國小學教育教職員代表若干人，
全國各高等私立學校教職員代表若干人，
全國學術團體聯合會代表若干人。

本區各學術教育團體代表若干人。

(三)中央及地方教育學術機關關係表



十二年九月二日蒙北里野

(錄教育雜誌)

附錄二

本會會員最近通訊地址一覽

1 周太玄 M. Théou, 39 Rue de la Pointe,La Garenne Colombes (Seine) France
2 李劼人 .M. Li Kijen, 6 Rue d'Aubeterre Montpellier, France.
3 周曉和 M. Tchéjeho, 39 Rue de la Pointe, La Garenne Colombes (Seine) France
4 何魯之 M. Ho Loutze, 39 Rue de la Pointe,La Garenne Colombes (Seine) France.
5 李　璜 E. Li Hwang 何魯之轉
6 許德珩 H. T. H. Chu 何魯之轉
7 陳登恪 M. T. C. Cheng. 何魯之轉
8 曾　琦 M. Tseng Ki 何魯之轉
9 胡　助 M. Fu Tche, 何魯之轉
10 趙世炎 M. Chou Chiyen 何魯之轉
11 汪奠基 M. Wang Tien Ki 何魯之轉
12 王光祈 Herrn K. C. Wang, Berlin Steglitz Adolfstr. 2, bei Goller Deutschland
13 張夢九 Merrn M. K. Chang, Berlin Stegliz Arndtstr 16r Deutschland
14 宗白華 Herrn Beward Chun, Deibniztrasse 82 11r Chailottenburg, Berlin
15 魏嗣鑾 Herrn Wei Si Leau 王光祈轉
16 沈　怡 Herrn Y Shen, Hohe str, 20 Dresden A, Deutschland
17 湯騰漢 王光祈轉
18 楊鍾健 王光祈轉
19 余家菊 Mr. C. C. Yü,5 Lanriston Park, Edinburg, Scotland
20 徐彥之 Mr. Y. C. Hsü 余家菊轉
21 陳寶鍔 Mr. P. N. Chen 余家菊轉
22 周炳琳 Mr. Ping Ling Tseu 余家菊轉
23 方東美 Mr. T. M. Fang, 30 N, Lake St, Madison, Wisconsin U.S.A.
24 劉衡如 Mr. K. C. Liu,23 S. Mills st. Madison, Wisconsin U. S. A.
25 王崇植 Ms. C. C. Wang,117 Nott Terrace Schenectady, N. Y. U. S. A.
26 趙崇鼎 M. C. T. Thao,Hartley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N. Y. U. S. A.
27 康洪章 Kang Hung-Chang,602 California St.San Francisco, Calif. U. S. A.
28 孟壽椿 Mr. S. C. Mun 康洪章轉
29 張聞天 Mr. W. T. Chang 康洪章轉
30 郝坤巽 Mr. K. S. Ho 康洪章轉
31 康紀鴻 Mr. G. H. Kang. 康洪章轉
32 童啟泰 Mr. C. T. Ton 康洪章轉

33 楊亮工 康洪章轉
34 須　愷 康洪章轉
35 竇岡岷 未詳
36 吳保豐 Mr. P. F. Woo,c/o Mr U. T. Hsu 603 Penn ave, Wilkinsberg Pa U.S.A.
37 邰爽秋 } Mr. S.C.Tai
Mr. K.R. Wang
38 王克仁 } c/o Mr. K. C. Fang 5743 Drexel Ave, Chicago, Ill, U. S. A.
39 鄭伯奇 日本京都帝大文學部
40 周佛海 日本京都帝大經濟部
41 沈懋德 日本京都帝大理學部
42 李初梨 日本熊本第五高等
43 蘇甲榮 北京後門椅子胡同六號
44 黃日葵 北京松公府夾道三號
45 李守常 北京大學
46 陳仲瑜 北京松公府夾道七號
47 章　志 北京大學
48 高尚德 北京大學
49 黃公覺 北京師範大學
50 劉　拓 北京師範大學
51 劉鎔漢 北京大學
52 曾國能 北京
53 舒新城 南京東大附屬中學
54 李儒勉 南京東大附屬中學
55 穆濟波 南京東大附屬中學
56 楊效春 南京東大附屬中學
57 曹　芻 南京東大附屬中學
58 倪文宙 南京東大附屬中學
59 吳俊升 南京東南大學
60 段子燮 南京東南大學
61 陳啟天 南京東南大學
62 蔣錫昌 南京東南大學
63 沈　昌 南京東南大學
64 黃仲蘇 武昌師範大學
65 謝循初 武昌師範大學
66 唐　毅 四川重慶第二女子師範
67 盧作孚 成都西南公學
68 張明綱 唐毅轉

69 彭雲生 唐數韓
70 孫少荊 四川成都督辯街八號
71 劉泗英 四川成都西南公學
72 李曉舫 西川成都華西大學
73 鄭礎群 唐數韓
74 鄧仲澥 ｝上海寶山路寶山里八十二號
75 劉仁靜 ｝上海寶山路寶山里八十二號
76 沈澤民 上海寶山路順泰里一一號
77 惲代英 上海辣斐得路一八六號
78 楊賢江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79 常道直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80 左舜生 上海靜安寺路中華書局編輯所
81 田　漢 上海靜安寺路中華書局編輯所
82 梁紹文 上海北四川路福德里廣肇公所
83 涂九衢 上海眞茹火車站暨南大學
84 金海觀 徐州第七中學
85 惲　震 浙江杭州報國寺工業專門學校
86 朱自清 浙江溫州第十中學
87 侯紹裘 浙江松江景賢女學校
88 朱鏡宙 廈門中國銀行
89 雷寶華 未詳
90 趙世炯 未詳
91 芮學曾 山西太原上馬街二十二號
92 趙森人 安徽六邑中學
93 阮　眞 安徽歙縣省立第三中學
94 毛澤東 湖南長沙自修大學
95 萬　澄 未詳

中華書局發售

哈哈



要聽麼？

研究的

中華國音留聲機片

英語留聲機片

中華國音留聲機片，是經教育部審定的。合套片子六張，計十二面。特價洋二十元，寶石針機每架三十四元。

柯提拿英語留聲機片，是英國語學專家讀音的片子十五張，實價一百二十元。機器每架四十元。

娛樂的

德國留聲機器

這一種是德國 Gustav Ranch 廠的新出品。式樣精巧，有一種手提皮篋式，旅行携帶極為利便。其餘的或大或小，都有機械非常堅固。每架自三十餘元起至八十餘元不等。中西唱片，每張一元三角。

書中(176)

THE YOUNG CHINA.

民國十三年一月出版

編輯者 少年中國學會

印刷者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總發行所 中華書局 上海棋盤街

分發行所 各省中華書局

定價表 費須先惠

冊數	定價	郵費 本國	郵費 日本	郵費 外國
一冊	一角五分	一分半	一分半	六分
半年六冊	八角	九分	九分	三角六分
全年十二冊	一元五角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七角二分

廣告

等第地位	特等 一面	上等 一面	普通 一面	普通 半面
一期	四十元	廿六元	二十元	十二元
三期	一百十元	七十元	五十五元	三十元
半年	二百元	一百三十元	一百元	五十五元
全年	三百八十元	二百五十元	一百九十元	一百元

特等(底頁外面)上等(封底面裏頁及論前)其餘爲普通

